

























食貨志第四上

前漢書卷二十四

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食

謂農殖嘉穀可食之物

曰殖生也貨謂布帛可衣及

嘉善也所以分財布利

通有無者也二者生民之本與自神農之世斲木為耜

燠木為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而食足日中為市致天

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貨通食足

貨通然後國實民富而教化成黃帝以下通其變使民

不倦李奇曰器幣有不便於時則變更堯命四子以敬

授民時師古曰四子謂羲仲舜命后稷以教民祖飢

曰祖始也稷民始饒命是為政首禹平洪水定九州

嘉靖八年刊



曰九州謂冀充青制土田各因所生遠近賦入貢萊徐揚荆豫梁雍

曰萊讀與匪同禹貢所謂厥貢漆絲厥篚織文之類是也林遷有無萬國作又

與茂同勉也言勸勉天下遷易有無使之交足則萬國皆治殷周之盛詩書所述要

在安民富而教之故易稱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

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財者帝王所以

聚人守位養成羣生奉順天德治國安民之本也故曰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亡貧和亡寡

安亡傾是以聖王域民師古曰域為邦築城郭以居之制廬井

以均之師古曰井田開市肆師古曰肆列也設庠序以

教之士農王高四民有業學以居位曰士闢土殖穀曰

教之



農作巧成器曰工通財鬻貨曰商聖王量能授事四民

陳力受職故朝亡廢官邑亡教民地亡曠土師古曰曠謂逸游也

曠空也師古曰地著謂安也日直器反理民之道地著為本故必建步

立晦師古曰晦古畝字正其經界六人為步步百為晦晦百為

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

各受私田百晦公田十晦是為八百八十晦餘二十晦

以為廬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

而教化齊同力役生產可得而平也民受田上田夫百

晦中田夫二百晦下田夫三百晦歲耕種者為不易上

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三歲



更耕之自爰其處

孟康曰爰於也

師古曰更互也

農民戶人已受田其

家衆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

如比

師古曰比例也

士工商家受

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謂平土可以為法者也若山

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

晉灼曰淳盡也鳥鹵之田不生五穀也

各以肥磽

多少為差有賦有稅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

也

師古曰賦謂計口發財稅謂收其田入也什一謂十取其一也工商衡虞雖不墾殖亦取其稅者正有技

巧之作商有行販之利賦共車馬甲兵士徒之役充實

府庫賜予之用稅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

官祿食庶事之費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

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十一以上上所強也

曰勉強勸之令其日種穀必維五種以備災害師古曰歲



曰勉強勸之令習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師古曰歲

事也強音其兩反種水旱之利也種即五田中不得有樹用妨五穀力耕數

穀謂黍稷麻麥豆也師古曰力謂勤作之也如寇盜之

耘收穫如寇盜之至至謂促遽之甚恐為風雨所損

還廬樹桑師古曰菜如有哇瓜瓠果菘應劭曰木實曰

晏曰有核曰果無核曰蔬臣瓚曰按木上曰果地上殖

曰菘也師古曰茹所食之菜也哇區也菘音來果反殖

於疆場張晏曰至此易主故曰易師古即謂此也雞豚

狗彘毋失其時女修蠶織則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

食肉在壑曰廬在邑曰里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

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鄉萬二千五百戶也

鄰長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級至鄉而為鄉也於里



有序而鄉有序序以明教序則行禮而視化焉師古曰

春令民畢出在塾冬則畢入於邑其詩曰四之日舉

止同我婦子饁彼南晦師古曰此幽詩七月之章也饁

月也農人無不舉足而耕也則其婦與食來至南晦治田之處而饁之也饁音

月蟋蟀入我牀下嗟我婦子聿為改歲入此室處師古

七月之章也蟋蟀養也今謂之促織幸至蟋蟀漸來則婦子皆曰歲將改矣而去田中入室處

也蓋所以順陰陽備寇賊禮文也春將出民里胥平

音拱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孟康曰里胥如今里吏也

於門側者督促勸之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師古曰言

知其早宴助怠惰也然後歸也入者必持薪雜輕重相分班

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



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結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服慶

月之中又得夜半為十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

拙而合習俗也師古曰省費燎火省燎燎音力召反

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與歌詠各言其傷師古曰怨

是月餘子亦在干序室蘇林曰餘子庶子也或曰未任役為餘子師古曰未任役者是

也勿童皆當受業豈論嫡庶乎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蘇

曰五方之異書如今祕書學外國書也臣瓚始知室家是也

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

禮其有秀異者移鄉學于庠序庠序之異者移國學于

少學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於天子學于大學今日造

嘉靖八年刊



士李奇曰行同能偶則別之以射師古曰以然後爵命

焉孟春之月羣居者將散師古曰謂各趣農時也行人振木鐸荷

于路以采詩師古曰行人道人也主豐令之官鐸大也

怨刺之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師古曰大師掌音律之官

比謂次之也故曰王者不窺牖戶而知天下此先王制

土處民富而教之之大略也故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

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故民皆勸功樂業先公

而後私其詩曰有渰淒淒興雲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

私師古曰小雅大田之詩也渰陰雲也淒淒雲起貌也

田乃及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衣食足而知榮辱廉

也



讓生而爭訟息故三載考績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

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成此功也三考黜陟餘三年食進

業曰登鄭氏曰進上百工之業也或曰登再登曰平餘六年

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歲遺九年食然後王德流洽禮

樂成焉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繇此道也周室既

衰暴君汚吏慢其經界繇役橫作政令不信上下相詐

公田不治故魯宣公初稅畝春秋譏焉孟康曰春秋謂

所種好者而取之譏其貪也於是上貪民怨災害生而禍亂作陵夷

至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誼先富有而後禮讓是時李

悞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以為地方百里提封九萬



頃除山澤邑居參分去一為田六百萬晦治田勤謹則

晦益三升服虔曰與之三升也田勤則晦加三斗言三斗謂治

為斗糞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為粟百

八十萬石矣又曰糴其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

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為國者使民

毋傷而農益勸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晦歲收晦一石

半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

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為粟九十石餘有四十五石

石三十為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間嘗新春秋之福用錢

三百餘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

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歛又未



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歛又未與

此此農夫所以常困有不勸耕之心而令糴至於甚貴

者也是故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孰上孰其收

自四餘四百石張晏曰平歲百晦收百五十石今大孰

官糴三百石此中孰自三餘三百石張晏曰自三四百

為糴三舍一也此為糴二而舍一也下孰自倍餘百石張晏曰自倍收

百石官糴其五十石云下小飢則收百石張晏曰平歲

孰糴一謂中分百石之一小飢則收百石張晏曰收

百石收三分之二也中飢七十石張晏曰收大飢三十

石張晏曰收五分之一也故大孰則上糴三而舍一

中孰則糴二下孰則糴一使民適足賈平則止小飢則



發小孰之所歛

李奇曰官以中

飢則發中孰之所歛大

飢則發大孰之所歛而糴之故雖遇飢饉水旱糴不貴

而民不散取有餘以補不足也行之魏國國以富彊及

秦孝公用商君壞井田闢任伯

師古曰任伯田間之道也南北曰任東西曰伯

伯音莫急耕戰之賞雖非古道猶以務本之故傾鄰國

而雄諸侯然王制遂滅僭差亡度庶人之富者累鉅萬

而貧者食糟糠有國彊者兼州域而弱者喪社稷至於

始皇遂并天下內興功作外攘夷狄收秦半之賦發閭

左之戍

應劭曰秦時以適發之名適戍先發吏有過及

父毋常有市籍者戍者當畢盡復入閭取其左發之未

及取右而秦山師古曰閭里門也言居在里門之左者



一切發之此謂左之釋應最得之諸家之義極六機糾錯故無所取也男子力耕不足糧餼

師古曰饑女子紡績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

政猶未足以澹其欲也師古曰澹古瞻字給也下同海內愁怨遂用

潰畔漢興接秦之敝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飢饉凡

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高祖乃令民得賣子就食

蜀漢天下既一及民亡蓋藏蓋藏物可蓋藏自天子不能具醇

駟師古曰駟下雜也無而將相或乘牛車上於是約

法省禁輕田租什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

而山川園池亦肆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

皆各為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師古曰言各養其

嘉靖八年刊



入國窮之倉廩府庫也經常也漕轉關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

萬石師古曰中官官孝惠高后之間衣食滋殖文帝即

位躬修儉節思安百姓時民近戰國皆肯本趨末賈誼

說上曰筦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

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

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苦

之治天下至熾至悉也師古曰熾與織同故其畜積足恃今昔

本而趨末食者其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

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

孟康曰泛音方勇反泛覆也師古曰字本作覆此通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

蘇非之者甚多天下



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蹙應劭曰蹙漢之為漢

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

鄭氏曰民欲有畔意若狼之顧望也李奇曰歲惡不入

請賣爵子如淳曰賣爵既聞耳矣天子之耳安有為

天下阡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師古曰阡危欲墜之意

世之有飢穰天之行也李奇曰天之行氣不能常孰也

人常禹湯被之矣師古曰謂禹遭即不幸有方二三千

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奈然邊境有急數千百萬之衆國

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

師古曰罷夫羸老易子而較其骨師古曰罷讀曰疲



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師古曰疑讀曰擬借

也謂與天子相此擬迺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

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

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歐民而歸之

農皆著於本師古曰歐邪驅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

食之民轉而歸而南晦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為

富安天下而古且為此廩廩也李詩曰廩廩危也師古曰

富安何乃不曰而常不足廩廩石此竊為陛下惜之於是上感詛言始開

籍田躬耕以勸百姓錯復說上曰聖王在上而民不

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

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汎勿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槍者



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  
勿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

孟康曰肉腐為瘠捐骨不埋者或曰捐謂民有飢相棄

捐者或謂貧乞者為捐蘇林曰瘠音漬師古曰瘠瘦病

也言無相棄捐而瘦病者耳不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

當音漬也貧乞之釋尤疏辭焉

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眾不避湯禹宋祁曰言土地人民之眾不

讓湯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

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士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

也游食之民未盡歸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

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

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

於衣不待輕煖飢之於食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

嘉靖八年刊  
卷之三  
七



前漢書卷四十四  
九

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  
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  
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  
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  
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  
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  
臧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飢寒之患此令臣輕昔  
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  
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  
重中人弗勝不爲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也



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  
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  
夏耘秋穫冬臧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  
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  
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  
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歛不時  
朝令而暮改當具有者半賣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淳  
曰取一償二為倍稱師古曰稱舉也今俗所謂舉錢者也於是  
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  
奇贏日游都市師古曰奇贏謂有餘財而蓄聚奇異之物也一說奇謂殘餘物也音居宜反



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

采食必梁肉亡農夫之口有仟伯之得師古曰仟謂千錢伯謂百錢也

因其富厚通王侯力吏執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

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絺絺師古曰堅謂好車也縞此

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

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大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

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逆乖

迂師古曰迂違也迂音五故反而欲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

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以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

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

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所與民有所與與有所與



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謀師古曰

音先列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

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

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日主用足二日民賦少

三日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如淳

三卒之算錢也或曰除三夫不作甲卒也師古曰當車

為卒者免其三人不為卒者復其錢耳復音方目反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為復卒師古曰為神農之教曰有

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

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

夫以上師古曰五大夫第九此其與騎馬

嘉靖八年刊



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

粟必多矣於是文帝從錯之言令民入粟邊六百石爵

上造師古曰上造稍增至四千石為五大夫師古曰五大夫

爵萬二千石為大庶長師古曰大庶長各以多少級數

為差錯復奏言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

惠也竊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漑天下粟邊食足以支

五歲可令入粟郡縣矣師古曰入諸郡縣以備凶災足支一歲以上

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於萬民民俞勤農時

有軍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寧歲孰且美則民



有軍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寧歲孰且美則民  
大富樂矣上復從其言廼下詔賜民十二年租稅之半  
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稅後十三歲孝景二年令民半出  
田租三十而稅一也其後上郡以西旱復修賣爵令而  
裁其賈以招民爾古曰裁謂  
減省之也及徒復作得輸粟於懸官  
以除罪始造苑馬以廣用宮室列館車馬益增修矣然  
晏敕有司以農為務爾古曰  
農字民遂繼業至武帝之初  
七十年間國家亡事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都鄙廩  
庾盡滿而府庫餘財京師之錢累百鉅萬貫朽而不可  
校大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食衆



庶街巷有馬仟伯之間成羣棄特牝者擯而不得會聚

守閭閻者食梁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孰

曰貨殖傳倉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誼而黜媿辱焉

於是周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并兼豪黨之徒以武

斷於鄉曲師古曰恃其饒富則擅宗室有土公卿大夫

以下爭於奢侈師古曰有土謂國之宗室廬車服僭上

亡限物盛而衰固其變也是後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役

費並興而民去本董仲舒說上曰春秋它穀不書至於

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於五穀最重麥與禾也

今關中俗不好種麥是歲失春秋之所重而損生民之

具也願陛下幸詔大司農使關中民益重百於今



具也願陛下幸詔大司農使關中民益種宿麥令毋後

時師古曰宿麥謂其苗經冬又言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共使

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

事上共稅下足以畜妻子極愛故民說從上至秦則不

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

連什伯貧者亡立錐之地又潁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

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

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

歲力役以三十倍於古師古曰更卒謂給郡縣一月而更者也正卒謂給中都官者也率計

今人一歲之中屯戍及力役之事田租口賦鹽鐵之利

三十倍多於古也更音工衡反



二十倍於古

如淳曰秦賣鹽鐵貴古曰既收田租又出口賦而官更奪鹽鐵

故下民受其困也師

之利率計今人一歲之中失其資產二十倍多於古也

或耕

豪民之田見稅什五

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

之食重以貪暴之吏

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轉

為盜賊赭衣半道斷

獄歲以千萬數漢興循而未改古

井田法雖難卒行宜

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

師古立限

曰名田古田也各為不使富者過制則貧

弱之家可足也塞并兼之路鹽鐵皆歸於

民去奴婢除專殺之

威薄賦歛省繇役以寬民力然後

可善治也仲舒死後

功費愈甚天下虛耗人復相食武

帝末年悔征伐之事

廼封丞相為言田民侯下詔曰方今

之務在於力農以

過為搜粟都尉則過能為代田一晦二則師古曰明也



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一晦三圳師古曰圳壟也音工犬反字或

作歲代處故曰代田師古曰古法也后稷始圳田以二

耜為耦廣尺深尺曰圳長終晦一晦三圳一夫三百圳

而播種於三圳中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因墾其土以

附苗根故其詩曰或芸或芋黍稷儼儼師古曰小雅甫田之詩儼儼盛

貌共音云芋音子儼音擬共除草也芋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

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師古曰能讀曰耐故儼儼而

盛也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為田一井

一屋故晦五頃鄧展曰九夫為井三夫為屋夫百晦於古為十二頃古百步為晦漢時二百四

十步為晦古千二百晦則得今五頃用耦犁二牛三人一歲之收常過縵

嘉靖八年刊



田晦一斛以上

師古曰緹田謂不為剛者也緹音莫韓反

善者倍之

師古曰善為剛

者又入過緹田

過使教田太常三輔

蘇林曰太常主諸陵有民故亦課田種也

大農置工巧奴與從事為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長三老

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種養苗狀民或苦

少牛亡以趨澤

師古曰趨讀曰趣趣及也澤雨之潤澤也

故平都令光教過

以人輓犁

師古曰輓引也音晚

過秦光以為丞教民相與庸輓犁

師古曰庸功也言換功共作也義亦與庸賃同率多人者田日三十晦少者十

三晦以故田多墾闢過試以離宮卒田其宮墾地

師古曰離

官別處之官非天子所常居也墾餘也宮墾地謂外垣之內內垣之外也諸緣河墾地廟垣墾地其義皆同守

離宮卒開而無事因令於墾地為田也墾亦日而緣反課得穀皆多其旁田晦一斛



以上令命家田三輔公田

李奇曰令使也命者教也令離宮卒教其家田公田也韋

昭曰命謂爵命者命家謂受爵命一爵為公士又教邊以上令得田公田優之也師古曰令音力成反

郡及居延城

韋昭曰居延張掖縣也時有田卒也

是後邊城河東弘農三

輔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穀多至昭帝時流民

稍還田野益闢頗有畜積宣帝即位用吏多選賢良百

姓安土歲數豐穰穀至石五錢農人少利時大司農中

丞耿壽昌以善為筭能商功利得幸於上五鳳中奏言

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

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

東漕卒過半又白增海租三倍天子皆從其計御史大



夫蕭望之奏言故御史屬徐宮

字可夫家在東萊言

往年加海租魚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

魚不出後復予民魚廼出夫陰陽之感物類相應萬事

盡然今壽昌欲近糴漕關內之穀築倉治船費直二萬

萬餘有動衆之功恐生旱氣民被其災壽昌習於商功

分銖之事其深計遠慮誠未足任宜且如故上不聽漕

事果便壽昌遂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賈而

糴以利農穀貴時減賈而糴名曰常平倉民便之上廼

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而蔡癸以好農使勸郡國至大

官元帝即位天下大水關東郡十一尤甚二年齊地飢

穀石三百餘民多餓死琅邪郡人相食在位諸儒而多言



穀石三百餘民多餓死琅邪郡人相食在位諸儒多言

鹽鐵官及北假田官常平倉可罷孟康曰北假地名也毋與民爭

利上從其議皆罷之又罷建章甘泉宮衛角抵齊三服

官省禁苑以予貧民減諸侯王廟衛卒半又減關中卒

五百人轉穀振貸窮乏其後用度不足獨復鹽鐵官成

帝時天下亡兵革之事號為安樂然俗奢侈不以畜聚

為意永始二年梁國平原郡比年傷水災人相食歸古曰比

頻刺史守相坐免哀帝即位師丹輔政建言古之聖王

莫不設井田然後治廼可平孝文皇帝承亡周亂秦兵

革之後天下空虛故務勸農桑帥以節儉民始充實未



有并兼之害故不為民田及奴婢為限

師古曰不為作限制上為音于

反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數鉅萬而貧弱俞困蓋君

子為政貴因循而重改作然所以有改者將以救急也

亦未可詳宜略為限天子下其議丞相孔光大司空何

武奏請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公主

名田縣道及關內侯吏民名田皆毋過三十頃諸侯王

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期盡

三年犯者没入官時田宅奴婢賈為減賤丁傳用事董

賢隆貴皆不便也詔書且須後

師古曰須待也遂寢不行官室

苑囿府庫之減已侈百姓訾富雖不及文景然天下戶



口最盛矣平帝崩王莽居攝遂篡位王莽因漢承平之  
業匈奴稱藩百蠻賓服舟車所通盡為臣妾府庫百官  
之富天下晏然莽一朝有之其心意未滿陜小漢家制  
度以為疏闊宣帝始賜單于印重與天子同而西南夷  
鉤町稱王莽乃遣使易單于印貶鉤町王為侯二方始  
怨侵犯邊境莽遂興師發三十萬衆欲同時十道並出  
一舉滅匈奴募發天下囚徒丁男甲卒轉委輸兵器自  
負海江淮而至北邊使者馳傳督趣海內擾矣又動欲  
慕古不度時宜分裂州郡改職作官下令曰漢氏減輕  
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罷癘咸出

晉灼曰雖老病者皆復出口籍



師古曰更音工而蒙民侵陵分田劫假師古曰分田謂

衡反罷讀曰疲富人田耕種共分其所收也假亦謂貧人賃貧者無田而取

富人之田也劫者富人劫奪其稅侵欺之也厥名三十

實什稅五也富者驕而為邪貧者窮而為姦俱陷於辜

刑用不錯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

賣買其男口不滿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與九族鄉

黨犯令法至死制度又不定更緣為姦天下警警然陷

刑者衆師古曰警警衆後三歲莽知民愁下詔諸食王

田及私屬皆得賣買勿拘以法然刑罰深刻它政諄亂

師古曰諄乖邊兵二十餘萬人仰縣官衣食用度不

橫賦歛師古曰數音所角民俞貧困常苦枯旱亡存

平歲穀賈貴師古曰如鳥之末平盜



平歲穀賈翔貴

師古曰翔言如鳥之回翔謂不離於貴也

末年盜

賊羣起發軍擊之將吏放縱於外北邊及青徐地人相

食雒陽以東米石二千莽與三公將軍開東方諸倉振

貸窮乏又分遣大夫謁者教民煮木為酪

服虔曰煮木實或曰如今

餌木之屬也如淳曰作杏酪之屬也師古曰如說是也

酪不可食重為煩擾流民

入關者數十萬人置養瘡官以粟之吏盜其粟飢死者

什七八莽不為政所致迺下詔曰予遭陽九之阨百六

之會

師古曰此歷法應有災歲之期也事在律歷志

枯早霜蝗飢饉荐臻蠻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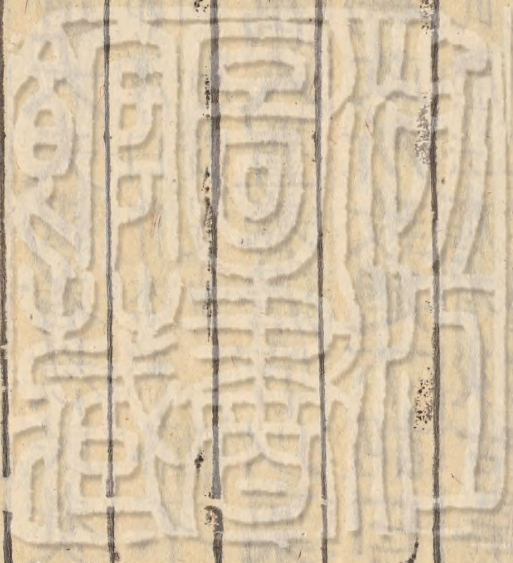
猾夏寇賊姦軌百姓流離予甚悼之害氣將究矣

師古曰究

竟盡也

歲為訾以至於亡





食貨志第四上終

前漢書二十四

食貨志第四下

前漢書二十四



食貨志第四下

前漢書二十四

凡貨金錢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詳靡記云太公為周

立九府圜法李奇曰圜即錢也圜一寸而重九兩師古

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皆掌之官故云九府圜謂均而通也財幣黃金方寸而重一斤

錢圜函方孟康曰外圜輕重而內孔方也以銖師古曰言黃金以斤為名錢則以銖為重

也布帛廣二尺三寸為幅長四丈為匹故貨寶於金利

於刀如淳曰名錢為刀者以其利於民也流於泉如淳曰流布於布如淳曰布

於民束於帛李奇曰束聚也太公退又行之於齊至管仲相桓

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賤賤令有緩急故

物有輕重人君不理則畜賈游於市師古曰畜讀曰蓄



蓄積者

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

矣故萬乘之國必有萬金

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

賈者利有所并也計本量

委則足矣

李奇曰委積也

然而民有

饑餓者穀有所藏也

師古曰言

富人多藏穀故令貧者食不足也

民有餘則

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

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

重李奇曰民輕之時為斂重之時官為散也

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則準平

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

臧臧緝千萬

李奇曰緝落也錢貫也管子曰

孟康曰六斛四斗為鍾緝凶歲糴釜十緝師古曰孟

說是也

音居兩反千室之邑必有千

鍾之臧臧緝百萬春以奉

耕夏以奉耘耒耜器械種饟

糧食必取澹焉故大賈者

家不得豪奪吾民矣桓公遂

用區區之齊合諸侯顯伯

名其後百餘年周景王時患

錢輕將更鑄大錢單穆公



名其後百餘年周景王時患錢輕將更鑄大錢單穆公

曰不可師古曰單穆公周大夫單旗單音善古者天降災戾於是乎量資

幣權輕重以救民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

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應劭曰母重也其大倍故為也子輕也其輕少半故為

子也民患幣之輕而物貴為廢其輕故曰母權子猶言重無皆得其利也子孟康曰重為市入十錢物以母當五十以子三十續之若不堪重則

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

利之應劭曰民患幣重則多作輕錢而行之亦不廢去重者言重者行其貴輕者行其賤也今王

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民若匱王用將有所

乏之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師古曰遠志謂

嘉靖八年刊

有集卷四下 二 王禮



去其本居而散亡也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為黃沔也古師

曰原謂水泉之本也黃沔音黃沔音一胡反竭亡日矣王其圖之弗聽

卒鑄大錢文曰寶貨肉好皆有周郭以勸農澹不足昭

曰肉錢形也好孔也百姓蒙利焉秦并天下幣為二等黃金以溢

為名上幣孟康曰二十兩為溢也師古曰改周一斤之名數也高祖初賜張良金

百溢此尚秦制也上幣者二等銅錢質如周錢臣瓚曰

唯文異耳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而珠玉龜貝銀錫之

屬為器飾寶臧不為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漢興以

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莢錢如淳曰如榆莢也黃全

一斤師古曰復周之而不軌逐利之民畜積餘贏以

市物痛騰躍李奇曰痛騰也言計市



市物痛騰躍

李奇曰騰躍物賤豫益之備也晉灼曰痛甚也言計市

躍也師古曰不軌謂不備軌度者也言以其贏餘之財蓄積羣貨使勿稽滯在已故市價甚騰貴今書本痛字

一作不當重累言之米至石萬錢馬至匹百金天下已

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稅租以困辱之師古

曰欲令孝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

井子孫亦不得為官吏孝文五年為錢益多而輕乃更

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師古曰

鑄賈誼諫曰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銅錫為錢敢雜以

鉛鐵為它巧者其罪顯師古曰顧租謂顧庸之直或租其本然鑄錢之情

非殺雜為巧則不可得贏師古曰殺謂亂雜也贏餘利也言不雜鉛鐵則無利也殺

嘉靖八年刊  
王程



音而殺之甚微為利甚厚師古曰微謂精妙也言殺雖

故令人輕犯之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

操造幣之執師古曰操持也人人皆各隱屏而鑄作因

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執不止廼者民人抵

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眾夫縣

法以誘民使入陷阱孰積於此師古曰阱穿地以陷獸

曩禁鑄錢死罪積下蘇林曰下報也積累下報論之也

古曰蘇說是也下今公鑄錢黥罪積下為法若此上何

賴焉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應劭曰

四銖法錢百枚當重一斤十六銖輕則以錢是之若干

枚令滿平也師古曰若干且設數之言也于猶簡也謂

當如此簡數耳而胡廣云若順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應



當如此箇數耳而胡廣云若順或用重錢平稱不受

也干求也當順所求而與之矣臣瓚曰秦錢重半兩

曰用重錢則平稱有餘不能受也漢初鑄英錢文帝更鑄四銖錢秦錢與英錢皆當廢而

故與四銖並行民以其見故用輕錢則百加若干用重錢雖以一當一猶復不與人是以郡縣不同也師古

曰應說是也師古曰法錢法錢不立師古曰法錢吏急而壹之師古

大為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師古曰鄉虐則市肆異用錢文

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師古曰鄉今農事棄捐而

采銅者日蕃師古曰蕃多也釋其耒耨冶鑄炊炭應

曰鑄形容也作錢模扶元及其下亦同姦錢日多五穀不為多師古曰言

也師古曰鑄音容錢廢其農業故五穀不多也師古曰言善人怵而為姦邪愿

于偽反不為多猶言為之不多也師古曰言民陷而之刑戮刑戮將甚不詳柰何而忽師古曰言

嘉靖八年刊



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令  
 禁鑄錢則錢必重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  
 罪又不足以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  
 故銅布於天下其為禍博矣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  
 也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  
 矣偽錢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三  
 矣銅畢歸於上上挾銅積師古曰銅積謂多積銅也錢輕  
 則呂術術歛之重則呂術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呂作兵器  
 呂假賢臣多少有制用別賢賤五矣如淳曰古者以銅為兵秦銷鋒鐃鑄  
 金人十二是也呂臨萬貨呂調盈虛呂收奇羨師古曰調平均也奇殘餘也羨

師古曰銅積謂多積銅也  
 師古曰調平均也奇殘餘也羨



辨益也奇音居宜則官富實而末民困六矣謂工商之

也業既困農人敦本倉廩積實布帛有餘則招誘胡人多棄財者可棄之財制吾棄財日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懷七矣師古曰末

逐競故善為天下者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今久退

七福而行博禍臣誠傷之上不聽是時吳呂諸侯即山

鑄錢富埒天子師古曰即就後卒叛迎登通大夫也呂

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錢布天下武帝因文景之畜忿

胡粵之害即位數年嚴助朱買臣等招徠東甌事兩粵

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始開西南夷鑿

山通道千餘里呂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穿穢貉

嘉靖八年刊

五 王程



朝鮮置滄海郡

師古曰彭吳人姓名也本皆言穿也則燕齊之

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

連而不解天下共其勞師古曰共猶同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

送師古曰齎謂將衣食之中外騷擾相奉百姓抗敵以

巧法師古曰抗說也謂推挫也財賂衰耗而不澹

師古曰耗減也澹足也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夷廉恥

相冒師古曰冒蒙也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而始

師古曰謂桑弘羊東郭咸陽孔僅之屬也其後衛青歲以數萬騎出擊匈奴

遂取河南地築朔方時又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

里負擔餽饗師古曰饗亦饋率十餘鍾致一石師古曰言其勞

費用散幣於印棘巨輶應劭曰印棘屬麻中棘屬棗為



費用散幣於邛犍巨輯之應劭曰邛屬臨邛犍屬犍為晉灼曰犍音蒲賊反師古曰

本西南夷兩種也邛今邛州也犍今犍道縣也輯與集同謂安定也數歲而道不通蠻夷

因呂數攻吏發兵誅之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李奇曰不

足用然更其事也韋昭曰更續也師古曰二說並非也悉盡也更償也雖盡租賦不足償其功費也更音庚

廼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於都內服虔曰入穀於

外縣官而受粟錢於內府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都內京師主穀者也百官公卿奉大同震屬官有都內令丞也

東置滄海郡人徙之費疑於南夷師古曰疑讀曰疑謂此也又興

十餘萬人築衛朔方師古曰既築其城又守衛之轉漕甚遠自山東

咸被其勞費數十百鉅萬府庫並虛廼募民能入奴婢

得以終身復為郎增秩師古曰庶人入奴婢則復終身先為郎者就增其秩也一曰入



其婚少者復終身多者得為鄭書為郎更增秩也及入羊為郎始於此此後四

年衛青比歲十餘萬眾擊胡斬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

二十餘萬斤而廣軍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轉漕之費

不與焉於是大司農陳臧錢經用賦稅既竭不足以奉

戰士師古曰陳謂列奏之經常也既盡也有司請令民

得買爵及贖禁錮免臧罪請置賞官名曰武功爵臣瓚曰茂

陵中書有武功爵一級曰走士二級曰閑輿衛三級曰

良士四級曰元戎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秉鐸七級曰

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戎十級曰政戾庶長十一

級曰軍衛此武帝所制以寵軍功師古曰此下云級十  
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今瓚所引茂陵中書止於十一  
級則計數不足與本文乖矣或者茂陵書說之不盡也  
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

史先除千夫如五六夫師古曰五六夫舊二十等爵之



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師古曰五大夫舊二十等爵之此以上始免徭役

故每先選以為吏千夫者武功十一等爵之第七也亦

得免役今則先除為吏比於五大夫也。劉放曰秦爵

十八大庶長十九則關內侯武功爵比之減一級入關

內侯亦其宜也或說七當作與茂陵中書合矣予謂

賣爵當級級稍增其價豈可例云級則誤衍此萬字蓋

餘萬金則一萬七千餘級又非也然爵名當讀云買武

武功爵其級十七又曰官首亦武功補吏爵試但先除之

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師古曰樂卿者武功爵

至第八也呂顯軍功軍功多用超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

郎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師古曰自公孫弘以春

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以峻文決理為廷尉於是

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張晏曰吏見

不舉勅為

嘉靖八年刊

可集二五

王



故縱官有所作廢格沮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

敗非誇則窮治之也迹見而公卿尋端治之其黨與坐而死者

數萬人吏益慘急而法令察當是時招尊方正賢良文

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宰相布被食不重味

為下先然而無益於俗稍務於功利矣其明年驃騎仍

再出擊胡大克獲渾邪王率數萬眾來降於是漢發車

三萬兩迎之師古曰一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

費凡百餘鉅萬先是十餘歲河決灌梁楚地固已數困

而緣河之郡隄塞河輒壞決費不可勝計其後番侯欲

穿汾河渠以為溉田鄭官時為

底柱之漕

師古曰番姓係名也

穿汾河渠以

為溉田鄭官時為

渭漕回遠鑿漕道且渠自長安至華陰而朔方亦穿既渠



渭漕回遠鑿漕古且渠自長安至華陰而朔方亦穿漑渠

作者各數萬人歷二三期而功未就費亦各以鉅萬十

數天子為伐胡故盛養馬馬之往來食長安者數萬匹

卒掌者關中不足廼調旁近郡之也謂古曰調謂選發而胡

降者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縣官不給天子

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臧以澹之其明年山東被

水災民多饑乏於是天子遣使虛郡國倉廩以振貧猶

不足又募豪富人相假貸尚不能相救廼徙貧民於關

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應劭曰秦始皇

卻匈奴得其所南造陽之北千里地甚好於是為築城

郭徙民充之名曰新秦四方雜錯奢儉不同今俗名新



富貴者為新秦由是名也衣食皆仰給於縣官數歲貸與產業使者

分部護冠蓋相望費以億計縣官大空而富商賈或帶

財役貧孟康曰帶傳也轉轂百數李奇曰廢居居邑虞

曰居穀於邑也如淳曰一府賤物於邑中以待貴也師古

曰二說皆未盡也此言或有所廢置有所居畜而居於

邑中以乘封君皆氏首仰給焉師古曰封君受封邑者

時射利也氏首猶俯首也時公主列侯雖有國邑而無餘財其朝

夕所須皆俯首而取給於富商大賈後方以邑入償之

氏丁奚反冶鑄鬻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

困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造錢幣以澹用而摧浮滯并

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

四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

則多銅山而鑄錢師古曰此多銅山亦盜鑄不可勝數



即多銅山而鑄錢師古曰就多銅民亦盜鑄不可勝數

錢益多而輕臣贊曰鑄錢者多故錢輕輕亦賤也物益少而貴如淳曰民

作餘物有司言曰古有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

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孟康曰白金銀也赤金丹陽銅也今半兩

錢法重四銖師氏曰其文為半而姦或盜摩錢質而取

鉛如淳曰錢一面有文二面無事為質民盜摩漫面而取其鉛以更鑄作錢也臣贊曰許慎云鉛銅屑也摩

錢漫面以取其屑更以鑄錢西京黃圖叙曰錢益輕薄

民摩錢取屑是也師古曰鉛音谷墳說是也而物賈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錄以

績為皮幣師古曰績繡也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

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白金如淳曰集

漢書卷八十九 禮書八十九 禮書八十九 禮書八十九



白金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

三品其一白重八兩園之其文龍名白撰直三千二曰

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晉灼曰以半斤之重差

品重四兩也三曰復小楮之其文龜直三百師古曰楮園而

今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重如其文盜鑄諸金錢

罪皆死而吏民之犯者不可勝數於是以東郭咸陽孔

僅為大農丞師古曰二人也姓東郭名咸領鹽鐵事而

桑弘羊貴幸咸陽齊之大鸞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產

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洛陽賈人之子以心

古曰不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豪矣去

益嚴吏多廢免立軍數動民多買復師古曰入財於官



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師古曰入財於官

反及五大夫千夫徵發之士益鮮師古曰鮮少也音先於是除

千夫五大夫為吏不欲者出馬如淳曰千夫五大夫不欲為吏者今之出馬也

故吏皆適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師古曰適讀曰謫謫責罰也以其久為姦

利其明年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賞賜五十萬金軍馬

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師古曰與是時

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有司言三銖錢輕輕錢易作姦

詐延更請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質令不可得摩取鉛

孟康曰周鑄為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師古曰奏

山海天地之臧宜屬少府陛下弗私以屬大農佐賦願

嘉靖八年刊



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鬻鹽官與牢盆蘇林曰牢價直也今世人言鹽

手牢如淳曰牢廩食也古者名廩曰牢盆鬻鹽盆也師古曰牢蘇說是也鬻古煮字也浮食奇民

欲擅幹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師古曰幹謂王領也讀與管同役利細民

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鬻鹽者鈇左趾師古曰

曰鈇是鉗也音徒計反没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鄧展曰鑄

故使屬在所縣使僅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師古曰

普失之下皆行作官府師古曰王鬻鑄及出納之處也除故鹽鐵家富

者為吏吏益多賈人矣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

是公卿言郡國頗被災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

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而民不齊出

南師古曰言農人尚商賈滋眾貧者畜積無有皆仰



南畝師古曰言農人尚商賈滋衆貧者畜積無有皆仰

縣官師古曰畜讀曰異時算師古曰畜讀曰車賈人之緡錢皆有差

謂錢貫也輶音弋昭反緡音武中反請算如故諸賈人

末作貫貸賣買居邑貯積諸物師古曰貫賒也貸假與也貫音式制反貸音士

戴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師古曰占隱度也各

隱度其財物多少而為名簿送之於官也占音之贍反率緡錢二千而算一師古曰率

計有二千錢諸作有租及鑄如淳曰以手力率緡錢四

千算一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輶車一算師古曰比

為吏之例非為三老非為北邊騎士商賈人輶車二算

如淳曰商賈人有輶車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

又使多出一算重其賦師古曰賦



不悉成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賈人

有市籍及家屬皆無得名田師古曰一人有市籍則身及家內皆以便農

不得有敢犯令沒入田貨是時豪富皆爭匿財唯卜式

數求入財以助縣官天子廼超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

長田十頃布告天下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為官上強拜

之稍遷至齊相語自在其傳孔僅使天下鑄作器三年

中至大司農列於九卿而桑弘羊為大司農中丞管諸

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始令吏得入穀補官郎

至六百石師古曰吏更遷補高官郎自造白金五銖錢

後五歲而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

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



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

自出天下大氏無慮皆鑄金錢矣師古曰氏讀曰抵歸也大氏猶言大凡也

無慮亦謂大率無小計慮耳犯法者衆吏不能盡誅於是遣博士褚

大徐偃等分行郡國舉并兼之徒守相為利者師古曰守郡守

相諸侯相而御史大夫張湯方嘗用事減宣杜周等為中丞

義縱尹齊王温舒等用急刻為九卿直指夏蘭之屬始

出而大農顏異誅矣蘇林曰夏蘭人姓名初異為濟南亭長以廉

直稍遷至九卿上與湯既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

侯朝賀以倉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

稱天子不說湯又與異有隙及人有告異以它議事下



湯治異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李奇曰異與客語道詔令

初下有不便處師古曰蓋非之湯奏當異九卿見令不

便不入言而腹非論死師古曰當謂處斷其罪自是後有腹非之

法比師古曰比則例也讀如字又音必寐反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天

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少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

告緡錢縱矣師古曰縱族也放令相告言也郡國鑄錢民多姦鑄師古曰謂

巧鑄之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仄應劭曰所謂子緡錢

也如淳曰以赤銅為其郭也令郭見有赤者不知作法云何也錢一當五賦官用非赤

仄不得行師古曰充賦及給官用皆令以赤仄白金稍賤民弗實用縣官

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終廢不行是歲湯死而民不思其

後二歲赤仄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



後二歲赤仄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

國毋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

錢不得行諸郡國前所鑄錢皆廢銷之輸入其銅三官

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師古曰言無利唯真工大

姦廼盜為之師古曰其術巧妙故得利楊可告緡徧天下如淳曰告

據令而發動之故天下皆被告可中家以上大氏皆遇

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如淳曰治匪緝之罪其獄少有

謂從輕而出廼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服虔曰分曹職業

非也曹輩也分往往即治郡國緡錢師古曰就其得民

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

嘉靖八年刊



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氏破民媮甘食好  
衣不事畜藏之業師古曰媮苟且也而縣官以鹽鐵緡錢之故

用少饒矣益廣開置左右輔初大農幹鹽鐵官布多置

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上林財物衆廼令水衡

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是時粵欲與漢用船戰逐孟

日水戰相逐也廼大修昆明池列館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旗

織加其上甚壯師古曰織讀曰織音昌志反於是天子感之廼作栢

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修繇此日麗廼分緡錢諸官而

水衡少府太僕大農各置農官徃徃即郡縣比没入田

田之師古曰田就也此謂此者所及入也其没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

獸及與諸官宜口益雜置多如淳曰水衡少府太僕司農



獸及與諸官宜益雜置多

如淳曰水衡少府太僕司農農官是為多也師古曰

此說非也謂雜置官貪徒奴婢

分掌衆事耳非農官也

徒奴婢

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

石及官自糴廼足

師古曰度計也音大各反

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

或鬪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

民如淳曰世家謂世世有祿秩家也齊等也

無有貴賤謂之齊民若今言平民矣晉灼曰中

國被教齊整之民也師古曰所姓也忠名也廼徵諸

犯令相引數千人名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

矣應劭曰株根本也送致也如淳曰株葉也諸坐博戲

事決為徒者能入錢得補郎李奇曰先至者為魁株

也師古曰言被牽引者為其根

補郎是時山東被河災

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二

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留留處

三千里天子憐之令饑師古曰流謂恣其行移若水之流至所在有欲



住者留使者冠蓋相屬於道護之師古曰屬聯續也音之欲反下巴

蜀粟以振焉明年天子始出巡郡國東度河河東守不

意行至不辯自殺○宋祁曰不辯當改不辯行西踰隴卒孟康曰踰

卒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於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

騎行獵新秦中以勸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

晉灼曰徼塞也臣瓚曰既無亭候又於是誅北地太守

以下而令民得畜邊縣孟康曰畜牧於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

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充入新秦中李奇曰邊有官

官母馬者滿三歲歸之十母馬還官一駒此為息什一

也師古曰官得母馬之息以給用度得充實秦中人故

除告緡也既得寶鼎立后土泰一祠公卿白議封禪事而

郡國比官豫治立且修繕故官及當馳道縣縣台官諸役共



郡國皆豫治道修繕故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宮儲設共  
 具而望幸明年南粵反西羌侵邊天子為山東不澹赦  
 天下囚因南方樓船士二十餘萬人擊粵發三河以西  
 騎擊羌又數萬人度河築令居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  
 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師  
曰開田於開屯田也斥塞廣塞令  
故塞更廣也以開田之官廣塞之  
御初置二郡  
卒戍而田也  
 中國繕  
 道餽糧遠者二千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邊兵不足  
 廼發武庫工官兵器以澹之車騎焉之縣官錢少買馬  
 難得廼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上差出牡馬  
 天下亭亭有畜字馬歲課息齊相式止書願父子死

嘉靖八年刊

何美在四二

三

三



南粵天子下詔褒揚賜爵關內侯黃金四十斤田十頃

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至飲耐

少府省金李奇曰省視也至嘗耐飲而列侯坐耐金失

侯者百餘人廼拜小式為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見郡國

多不便縣官作鹽鐵器苦惡如淳曰苦或作鹽鹽不攻

患苦其不好也師古曰二說非也既味苦器又晚惡故總云苦惡也鹽貢賢或彊令民買

之而船有筭商者少物賢廼因孔僅言船筭事上不說

漢連出兵三歲誅羌滅兩粵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

郡十七晉灼曰元鼎六年定越地以爲南海蒼梧鬱林

合浦交州九真日南南珠厓儋耳郡定西南夷武都牂柯越嶲泥黎汶山郡及地理志且以其故俗

治無賦稅南陽漢中以往各以地比給初郡吏率奉食



治無賦稅南陽灌中以往各以地比給初郡吏卒奉食

幣物傳車馬被目師古曰地比謂依其次第自近及遠也此音類寐反傳音張戀反被音皮

義反而初郡又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

歲萬餘人費皆仰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

澹之然兵所過縣縣以為訾給毋乏而已不敢言輕賦

法矣其明年元封元年卜式貶為太子太傅而桑弘羊

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幹天下鹽鐵師古曰弘羊代孔僅

以諸官各自市相爭物以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

其僦費師古曰僦顧也言所輸賦物不足償其餘顧庸之費也僦音子就反廼請置大農

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徃徃置均輸鹽鐵官令遠



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  
 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  
 大農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賤則賣之賤則買之  
 如此富商大賈亡所牟大利如淳曰則反本而萬物不  
 得騰躍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為然而許之  
 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封泰山巡海上旁北邊以歸師古  
曰旁音步浪反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鉅萬計皆取  
 足大農弘羊又請令民得入粟補夷及罪以贖令民入  
 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復告緡它郡各輸急處而  
 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



泉倉滿邊餘穀諸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

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者再百焉師古曰凡再賜百金

是歲小旱上令百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

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販物求利師古曰市利列謂列肆享弘羊

天乃雨久之武帝疾病拜弘羊為御史大夫昭帝即位

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教化之

要皆對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毋與天下爭利視以儉

節然後教化可興弘羊難以為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

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迺與丞相千秋共奏罷酒

酤弘羊自以為國興大利伐其功欲為子弟得官怨望



大將軍霍光遂與上官桀等謀反誅滅宣元成哀平五

世亡所變改元帝時嘗罷鹽鐵官三年而復之貢禹言

鑄錢采銅一歲十萬人不耕民坐盜鑄陷刑者多富人

臧錢滿室恐無厭足民心動搖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

姦邪不可禁原起於錢疾其末者絕其本宜罷采珠玉

金銀鑄錢之官毋復以為幣除其師古曰租取賣租銖之律

銖謂計其所賣物價平其銖銖而收租也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

壹意農桑議者以為交易待錢布帛不可尺寸裂禹

議亦寢自孝武元符五年三官初鑄五銖錢至平帝元

始中成錢二百八十億萬餘云王莽居攝變漢制以周

有子母相權於是更造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



錢有子母相權於是更造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

曰大錢五十又造契刀錯刀契刀其環如大錢身形如

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

直五千張晏曰案今所見契刀錯刀形質如大錢而肉

圓不長二寸也其文左曰契右曰刀無五百字也錯刀

則刻之作字也以黃金填其文上曰一下曰刀二刀泉

甚不與志相應也似札單差錯文字磨滅故耳師古曰

張說非也王莽錢刀今並尚在形質及文與志相合無

差錯與五銖錢凡四品並行莽即真以為書劉字有金

刀廼罷錯刀契刀及五銖錢而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

品名曰寶貨小錢徑六分重一銖又曰小錢直一次七

分三銖曰幺錢一十師古曰幺小也音一堯反次八分五銖曰幼錢



二十次九分七銖曰中錢三十次一寸九銖曰壯錢四

十因前大錢五十是為錢貨六品直各如其文黃金重

一斤直錢萬朱提銀重八兩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

師古曰朱提縣名屬犍為出善銀朱音殊提音上支反它銀一流直于是為銀貨

二品元龜距毋長尺二寸孟康曰毋龜甲緣也距至也邊緣尺二寸也臣瓚

曰元大也直二千一百六十為大貝十朋蘇林曰兩貝為朋朋直二百一十六

元龜十朋故二千一百六十也公龜九寸直五百為壯貝十朋侯龜七

寸以上直三百為幺貝十朋子龜五寸以上直百為小

貝十朋是為龜寶四品大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為一

朋直二百一十六壯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

五十八貝二十四分以...



五十么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三十小貝寸  
 二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爲  
 朋率枚直錢三是爲貝貨五品大布次布弟布壯布中  
 布差布厚布幼布么布小布小布長寸五分重十五銖  
 文曰小布一百自小布以上各相長一分相重一銖文  
 各爲真布名直各加一百上至大布長二寸四分重一  
 兩而直千錢矣是爲布貨十品師古曰布亦錢耳謂之  
 凡寶貨五物六名二十八品鑄作錢布皆用銅殺以連  
 錫孟康曰連錫之別名也李奇曰鉛錫璞名曰連應劭  
曰連似銅師古曰孟李二說皆非也許慎云鍊銅屬  
也然則以連及錫雜銅而爲錢也此下文質周郭放漢  
又云能采金銀銅連錫益知連非錫矣



五銖錢云師古曰放後也音用在反其金銀與它物雜色不純好龜

不盈五寸與不盈六分皆不得為寶貨元龜為蔡非四

民所得居如淳曰臧文仲居蔡謂此也說謂蔡國出大

錫大銅大龜又不出蔡國也若龜出楚不可名龜為楚也師古曰增說非也本以蔡出善龜故因名大龜為蔡

耳有者入大小受直百姓憤亂其貨不行民私以五銖

錢市買莽患之下詔敢非井田挾五銖錢者為惑眾投

諸四裔以御魘魅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涕泣於

市道坐賣買田宅奴婢鑄錢抵罪者自公卿大夫至庶

人不可稱數莽知民愁廼但行小錢直一與大錢五十

二品並行龜貝布屬且寢莽性躁擾不能無為每有所

必欲依古得經文國師公制散言周有泉府之官



與造必欲依古得經文國師公劉歆言周有泉府之官

收不讎與欲得師古曰讎讀曰售言賣不售者官即易

所謂理財正辭禁民為非者也師古曰易下繫辭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言財貨辭訟正乃得莽乃下詔曰夫周禮有賒貸師古曰周

禮泉府之職曰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

凡人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謂人

以祭祀喪紀故從官賒買物不過旬日及三月而償之

其從官貸物者以共其所屬吏定價而後與之各以其

國服事之稅而輸息謂若受園廬之田而貸樂語有五

萬錢者一暮之月出息五百貸音土戴反均鄧展曰樂語

均曰其文云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立五均則市無二賈四民常均蠶者不得困窮富者不傳記各有幹焉今開

賒貸張五均設諸幹者所以齊眾庶抑并兼也遂於長



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長安東西市令及洛陽邯鄲

臨留苑成都市長皆為五均司市稱師東市稱京西市

稱畿洛陽稱中餘四都各用東西南北為稱皆置交易

丞五人錢府丞一人工商能采金銀銅連錫登龜取貝

者如淳曰登進也皆自占司市錢府順時氣而取之師

龜有靈故言日各以其所采取之物自隱實於司市錢府也古者又以周官稅民凡

田不耕為不殖出三夫之稅城郭中宅不樹藝者為不

毛出三夫之布民浮游無事出夫布一匹其不能出布

冗作縣官衣食之師古曰冗散也音人勇反衣音於既反食讀曰飲諸取衆

鳥獸魚鼈百蟲於山林水澤及畜牧者嬪婦桑蠶織

任紡績補縫工匠醫巫卜祝及它方技商賈賈人坐肆



經紡績補縫工匠醫巫卜祝及它方技商賈賈人坐肆

列里區謁舍如淳曰居處所在為區謁舍今之客舍也皆各自占所為於其

在所之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一分之一而以其一為貢

敢不自占自占不以實者盡沒入所采取而作縣官一

歲諸司市常以四時中月實定所掌師古曰中讀曰仲為物上

中下之賈各自用為其市平毋拘它所衆民賣買五穀

布帛絲繇之物周於民用而不離者師古曰繇讀曰均均

官有以考檢厥實用其本賈取之毋令折錢萬物印賈

過平一錢則以平賈賣與民師古曰印物價起音五剛及亦讀曰仰其賈

氏賤減平者聽民自相與市以防貴庾者師古曰庾積也以防民積



物待貴也民欲祭祀喪紀而無用者錢府以所入工商之貢

但賒之師古曰但空也徒也言空賒與之不取息利也祭祀毋過旬日喪紀毋

過三月民或乏絕欲貸以治產業者均受之除其費計

所得受息毋過歲什一師古曰均謂各依先後之次除其費謂衣食之費已用者也

羲和魯匡言名山大澤鹽鐵錢布帛五均賒貸榦在縣

官師古曰榦謂主領也唯酒酤獨未榦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以

頤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疾百禮之會非酒不行故

詩曰無酒酤我師古曰小雅伐木之詩酤買也言王於族人恩厚要在燕飲無酒則買而飲之

而論語曰酤酒不食二者非相反也夫詩據承平之世

酒酤在官和旨便人可以相御也師古曰旨美也御進也論語

子當周衰亂酒酤在民薄惡不誠是以疑而弗食今也



酒酤在官和官便人可相能也也徐進也

子當周衰亂酒酤在民薄惡不誠是以疑而弗食今絕

天下之酒則無以行禮相養放而亡限則費財傷民請

法古今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為一均率開一盧以賣

如淳曰酒家開肆待客設酒罇故以罇名肆臣贊曰盧

酒瓮也言開一瓮酒也趙廣漢入丞相府破盧瓮師古

曰二說皆非也盧者賣酒之區也以其一邊高形如銀

家盧故取名耳非即謂大盧及酒瓮也此言罇五十釀

為準豈一瓮乎廣漢所破盧及罇亦謂所居罇之處

罇米二斛麴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斛各以其市月朔米

麴三斛并計其賈而參分之以其一為酒一斛之平除

米麴本賈計其利而什分之以其士入官其二及醴載

灰炭

師古曰載酢漿也音才代反

給工器薪藥之費義和置命士督



五均六幹郡有數人皆用富賈潯陽薛子仲張長叔臨

蓄姓偉等乘傳求利交錯天下如淳曰姓姓名偉也因與郡縣通

姦多張空簿師古曰簿計簿也音步戶反府臧不實百姓命病莽知

民苦之復下詔曰夫鹽食肴之將師古曰醬大也一酒

百藥之長嘉會之好鐵田農之本名山大澤饒衍之臧

五均賒貸百姓所取平印以給澹師古曰印音牛向反其下並同鐵布

銅冶通行有無備民用也此六者非編戶齊民所能家

作必印於市雖賢數倍不得不買豪民富賈即要貧弱

先聖知其然也故幹之每一幹為設科條防禁犯者辜

至死姦吏猾民並侵衆庶各不安生後五歲天鳳元年

復田下金銀龜貝之貨類地息賦其金寶貝直而能大小錢收



復由下金銀龜貝之貨頗增以其賈直而罷大小錢改

作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師古曰奇音居宜反

謂有餘也廣八分其圜好徑二分半師古曰足枝長八分間

廣二分其文右曰貨左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二十

五貨泉徑一寸重五銖文右曰貨左曰泉枚直一與貨

布二品並行又以大錢行久罷之恐民挾不止廼令民

且獨行大錢與新貨泉俱枚直一並行盡六年毋得復

挾大錢矣每壹易錢民用破業而大陷刑券以私鑄錢

死及非沮寶貨投四裔犯法者多不可勝行廼更輕其

法私鑄作泉布者與妻子没入為官奴婢吏及比伍知

漢書卷九十九 食貨志第九十九



而不舉告與同罪師古曰比音頻寐反非沮寶貨民罰作一歲吏

免官犯者俞衆及五人相坐皆没入郡國檻車鐵鎖傳

送長安鍾官師古曰鍾官主鑄錢者愁苦死者付六七作貨布後

六年匈奴侵寇甚莽大募天下囚徒人奴名曰豬突豨

勇服虔曰豬性觸突人故承以喻師古曰豨方名豕曰豨一曰豨豕走也音許豈反壹切稅吏

民訾三十而取一又令公卿以下至郡縣黃綬吏皆保

養軍馬師古曰保者不許其死傷吏盡復以與民民搖手觸禁不得

耕桑繇役煩劇師古曰繇讀曰徭而枯旱蝗蟲相因又用制作

未定上白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奉祿而私賦歛貨賂

上流獄訟不決吏用苛暴立威旁緣莽禁侵刻小民

日旁依也富者不尋自保貧者無以自字起為盜戎衣



曰旁依也富者不得自保貧者無以自存起為盜賊依音步浪反

阻山澤吏不能禽而覆蔽之浸淫日廣師古曰浸淫猶漸染也它皆類

此於是青徐荆楚之地往往萬數戰鬪死亡緣邊四夷

所係虜陷罪饑疫人相食及莽未誅而天下戶口減半

矣自發豬突豨勇後四年而漢兵誅莽後二年世祖受

命盪滌煩苛復五銖錢與天下更始

贊曰易稱哀多益寡稱物平施師古曰謙卦象辭哀取也言取於多者以益少

者故萬物皆稱而施與平也哀音薄侯反書云林遷有無應劭曰林勉也遷徙也師古曰虞書

益稷之辭言勸勉天下遷徙有無使相通也周有泉府之官師古曰司徒之屬官也掌市之

征布斂市貨之不離貨之滯於人用者以其價買之而孟子亦非狗彘食人之食



不知歛野有餓莩而弗知發故管子之輕重

服處曰作輕重貨在

管子

李悝之平糴弘羊均輸壽昌常平亦有從徠

師古曰言

所從來久矣

顧古為之有數吏良而令行故民賴其利萬國

作又及孝武時國用饒給而民不益賦其次也至于王

莽制度失中姦軌弄權官民俱竭亡次矣

食貨志第四下終



郊祀志第五上

前漢書二十五

洪範八政三曰祀祀者所以昭孝事祖通神明也旁及

四夷莫不修之下至禽獸豺獺有祭

師古曰禮記月令季秋之月豺祭獸

孟春之月獺祭魚祭者謂殺之而布列以祭其先也是以聖王為之典禮民之精

爽不貳齊肅聰明者神或降之

師古曰爽明也齊讀曰齋

在男曰覲

在女曰巫使制神之處位為之牲器使先聖之後能知

山川敬於禮儀明神之事者以為祝能知四時犧牲壇

場上下氏姓所出者以為宗

應劭曰上下謂天地之屬神也氏姓王族之別也宗

大宗也臣贊曰宗宗伯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祝謂主祭之贊詞者積土為壇平地為場氏姓謂神本所出及

見所當為主者也宗宗人主神之列位尊卑者也春秋左氏傳曰疏使祝應宗區享神也又云祝宗可馬于



四壙並非宗也故有神民之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神

異業敬而不黷故神降之嘉生應劭曰嘉穀也師古曰嘉生謂麥瑞民以

物序孟康曰各災禍不至所求不匱及少昊之衰九黎

亂德孟康曰少昊時諸侯作亂民神雜擾不可放物師

也放音甫往反家為巫史享祀無度黷齊明而神弗蠲

嘉生不降禍災荐臻莫盡其氣師古曰言不究其性命也顯頊受之

廼命南正重司天呂屬神命火正黎司地呂屬民應劭曰黎

陰官也火數二二地數也故火正司地以屬萬民師古曰屬委也以其事委之也屬音之欲反使復舊

常亡相侵黷自共工氏霸九州其子曰句龍能平水土

死為社祠師古曰共工氏在太昊炎帝之間有烈山氏

王天下其子曰柱能殖百穀死為稷祠師古曰烈故郊



王天下其子曰柱能殖百穀死為稷祠師古曰烈帝故郊

祀社稷所從來尚矣虞書曰舜在璿璣王衡以齊七政

師古曰虞書舜典也在察也璿美玉也璣轉而衡平以

王為璣衡謂渾天儀也七政日月五星也言舜觀察璣

衡以齊同日月五星之意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孟康曰六宗

星之政度合天意師司中司命一說云乾坤六子又一說天宗二日月星

辰地宗三太山河海或曰天地間游神也師古曰類以

類祭也上帝天也繫精以祀謂之禋六望秩于山川徧

宗之義說者多矣乾坤六子其最通乎望秩于山川徧

于羣神師古曰望謂在遠者望而祭之揖五瑞師古曰

同揖合也五瑞公瑞玉擇吉日見四嶽諸牧班瑞師古曰

侯伯子男之瑞玉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師古曰諸侯

侯也班布也

巡行岱宗泰山也柴望秩于山川師古曰柴

逐見東后

嘉靖八年刊

前卷第百五十一

二

望



東后者諸侯也師古曰后君也東方諸侯故謂之東后也合時月正日同律

度量衡師古曰時四時也月十二月也日三百六十日律六律也度尺丈也量斛斗也衡斤兩也修

五禮五樂師古曰五禮吉凶賓軍嘉也五樂謂春則琴瑟夏則笙等季夏則鼓秋則鐘冬則磬也五

樂尚書作五五今志亦有二帛二牲一死為贄師古曰作五玉者五玉即五瑞

纁黃也二牲羔鴈也一死五月巡狩至南嶽南嶽者衡雉也贄者所執以為禮也

山也八月巡狩至西嶽西嶽者華山也十一月巡狩至

北嶽北嶽者恒山也皆如代宗之禮中嶽嵩高也五載

一巡狩師古曰此以上皆舜典所載禹遵之後十二世至帝孔甲湯

德好神神黷二龍去之應劭曰夏帝孔甲天賜之乘

去其後十三世湯伐桀欲遷夏社不可作夏社應劭曰

七年明德以... 而早不... 故遷社... 以在... 代為... 欲遷...



七年明德以薦而旱不止故遷社以盡代為稷欲遷句龍德莫能繼故作夏社說不可遷之義也師古曰遷古遷字夏社尚一書篇名迺烈山子柱而以周棄代為稷今則序在而書亡逸

祠後八世帝太戊有桑穀生於廷一幕大拱懼伊陟曰

妖不勝德師古曰穀即今之楮樹也其字從木合兩手曰拱伊陟太戊臣伊尹之子太戊修

德桑穀死伊尹孟康曰巫咸賢臣贊說也謂伊陟就其意也師古曰因此作

後十三世帝武丁得傳說為相殷

復與焉稱高宗有雉登鼎耳而雊師古曰雊雉鳴音工豆反武丁懼

祖己曰修德武丁從之位以永寧後五世帝乙殷神而

震死後三世帝紂淫亂武王伐之由是觀之始末嘗不

肅祗後稍怠慢也周公相成王王道大洽制禮作樂天



子曰明堂辟雍諸侯曰泮宮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

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天子

祭天下名山大川懷柔百神歲秩無文師古曰懷柔也柔安也言招來

百神而安處之也稱百者言其多也秩五嶽視三公四

瀆視諸侯而諸侯祭其畺師古曰畺內名山大川師古曰大夫祭

門戶井竈中雷五祀韋昭曰古者穴居故名室中為中雷士庶人祖考而

已各有典禮而淫祀有禁後十三世世益衰禮樂廢幽

王無道為犬戎所敗平王東徙維邑秦襄公攻戎救周

列為諸侯而居西自以為主少昊之神作西時祠白帝

其牲用駟駒黃牛羝羊各一云師古曰駟赤馬黑鬣尾也羝牡羊也駒音留越

其後十四年秦文公東獵丹胃之間師古曰涇渭



其牲用駟駒黃牛犴羊各一云也音丁其後十四年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師古曰汧渭水名汧音

澤卜居之而吉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

衍李奇曰鄜音孚三輔謂山阪間為衍晉灼曰左馮文

公問史敦師古曰秦之太史敦其名也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

於是作鄜時用三牲郊祭白帝焉自未作鄜時而雍旁

故有吳陽武時雍東有好時皆廢無祀或曰自古以雍

州積高神明之隩師古曰土之可居者曰隩音於六反故立時郊上帝諸

神祠皆聚云蓋黃帝時嘗用事雖晚周亦郊焉其語不

經見縉紳者弗道作鄜時後九年文公獲若石云于陳

倉北阪城祠之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也常以夜光

嘉靖八年刊



燿若流星從東方來集于祠城若雄雉其聲殷

雞夜鳴齊古曰殷聲也云傳聲之亂也野雞亦雉也

雞皆鳴以應之也此言雄雉以一牢祠之名曰陳寶

下言野雞史駁天也殷音隱曰陳倉縣有寶夫人祠或一歲一歲與葉君令

祠後七十一年秦德公立小居雍子孫飲焉於河遂都

雍雍之諸祠曰此與用三百牢於鄜時作伏祠

日也周時無至此乃有之師古曰伏者謂陰氣將起迫於殘陽而未得升故為藏伏因名伏日也立秋之後以

金代火金畏於火故磔狗邑四門以御蠱災後四年秦至庚日必伏庚金也

宣公作密時於渭南祭青帝後十三年秦穆公立病卧

五日不寤寤迺言夢見上帝上帝命穆公平晉亂史書

而藏之於府而後世皆曰一夫身公立一三年不寤



而臧之府而後世皆曰上天穆公立九年齊桓公既薨

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

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封泰

山禪云云鄭氏曰無懷氏古之王者在伏羲前見莊子服虔曰云云在梁父東山名也晉灼曰云云

山在蒙陰縣故城慮養封泰山禪云云師古曰慮讀曰伏神農

氏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

亭亭服虔曰亭亭山在牟陰晉灼曰地理志連平有亭亭山師古曰晉說是也顛頊封泰山

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

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

封泰山禪於社首應劭曰山名在博縣晉灼曰在鉅平南十二里師古曰晉說是也皆



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

東馬縣車上卑耳之山韋昭曰將上山纏束其馬縣鈞其車也卑耳即齊語所謂辟耳

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師古曰熊耳山在順陽比益陽縣東非禹

貢所云導洛自熊耳者也其山兩峯狀亦若熊耳因以為名也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

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師古曰兵車之會三謂莊十三年會於此杏以平宋亂僖四年

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六年伐鄭圍新城也乘車之會六謂莊十四年會于郵十五年又會于郵十六年同

盟于幽僖五年會于首止八年盟于洮九年會于葵丘也匡正也一匡天下謂定襄王為天子之位也一說謂

陽穀之會令諸侯云無障谷無貯粟無諸侯莫違我昔以妾為妻天下皆從故云一匡者也

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

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鄒上黍比里禾所以為盛

曰鄒音隴蘇林曰鄒上北里皆江淮間一茅三脊所以



曰部音臙蘇林曰部上北里皆江淮間一茅三脊所以地名也師古曰盛謂以實蓋蓋

為藉也服虔曰茅草有二脊也張晏曰謂靈東海致比

目之魚師古曰爾雅云東方有比目魚焉西海致比翼

之鳥師古曰山海經云崇吾之山有鳥狀如鳥而一翼

焉不比不飛其名謂之鷦鷯而管仲乃云西海其說異也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

十有五焉今鳳皇麒麟不至嘉禾不生而蓬蒿藜莠茂

鴟梟羣翔而欲封禪無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是歲

秦穆公納晉君夷吾其後三置晉國之君乎其亂師古曰三

立其君謂惠公懷公文公穆公立三十九年而卒後五十年周靈王

即位時諸侯莫朝周襄弘適明鬼神事師古曰襄設射

嘉靖八年刊  
可莫不巴云三二  
一







為王也韋昭曰同封秦為始別謂秦仲也五百歲謂從  
秦仲至孝公疆大顯王致伯與之親合也師古曰諸家  
之說皆非也自非子至西周獻邑凡六百五十三歲自  
仲至顯王二十六年孝公稱伯止有四百二十六歲皆  
不合五百之數也按史謂秦本紀及年表並云周平王  
封襄公始列為諸侯於是始與諸侯通又周本紀及吳  
齊晉楚諸系家皆言幽王為犬戎所殺秦始列為諸侯  
正與此志符會是乃為別至昭襄王五十二年西周君  
自歸獻邑凡五百一十六年是合七十年而伯王出焉

為合也言五百者舉其成數也合七十年而伯王出焉  
韋昭曰武王昭王皆伯至始皇而王天下師古曰七十  
當為十七今史記舊本皆作十七字伯王者指謂始皇  
始皇初立政在太后嫪毐未得稱伯自昭王滅周後至  
始皇九年誅嫪毐止十七年本紀年表其義顯而韋氏  
乃合武王昭王僖見後七年櫟陽兩金獻公自以為得  
為數失之遠矣

金瑞故作哇時櫟陽而祀白帝  
為一土封也後百二十歲周赧王卒見鼎於秦或曰  
哇音下哇反



周顯王之四十二年宋大丘社亡古曰蕭雅云左陵

其名秦立也郭璞云宋有而鼎淪沒於泗水彭城下自秦直謂直左有廢者

赧王卒後七年秦莊襄王滅東周周祀絕後二十八年

秦并天下稱皇帝秦始皇帝既即位或曰黃帝得土德

黃龍地螾見應劭曰螾蚯蚓也黃帝土德故地見其神

云黃帝之時天先見大螾黃帝曰土氣勝夏得木

德青龍止於郊草木鬯茂師古曰鬯與暢同殷得金德銀自山

溢蘇林曰周得火德有赤鳥之符師古曰謂武王伐紂

晉中候曰有火自天止于王今秦變周水德之時昔文

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於是秦更名河曰德水

以十月為年以自色上黑度呂六為名張晏曰水北



以冬十月為年上自色上黑度呂六為名張晏曰水北方

方六寸為符音上大呂師古曰大呂事統上法服虔曰

陰土刑殺故上法即帝位三年東巡狩郡縣祠騶嶧山

頌功業蘇林曰嶧音亦於是從齊魯之儒生

博士七十人至泰山下諸儒生或議曰古者封禪為

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師古曰蒲車掃地而祠席用

苴藉應劭曰藉草本也去皮以為席如淳曰苴讀如租

借用言其易遵也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用由此

黜儒生而遂除車道上自泰山陽至顛立石頌德明其

得封也從陰道下禪於梁父其禮頗采秦祝之祀雍上



帝所用而封臧皆祕之世不得而記也始皇之上泰山

中阪遇暴風雨休於大樹下諸儒既黜不得與封禪聞

始皇遇風雨即譏之於是始皇遂東游海上行禮祠名

山川及八神求僊人羨門之屬應劭曰羨門名子高古仙人也師古曰古亦以

僊為仙字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呂來作之齊

所以為齊呂天齊也蘇林曰當天中央齊也師古曰其謂其衆神異如天之腹齊也其

祀絕莫知起時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天齊淵水居臨

蓄南郊山下下者師古曰下下謂最下也臨蓄城南一有天齊水五泉並出蓋謂此也

曰地主祠泰山梁父蓋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

命曰時師古曰名其地也貴陽祭之必於澤中圜丘云三

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東平陸監鄒齊之西帝



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東平陸監鄉齊之西竟也

平陸縣名也監其縣之鄉名也四曰陰主祠三山師古曰三山即五

陽主祠之眾山韋昭曰之眾山在東萊腫縣六曰月主

祠之萊山萊長廣也皆在齊北並渤海七曰日主祠

盛山盛山斗入海韋昭曰盛山在東萊不夜縣斗最居

齊東北陽呂迎日出云八曰四時主祠琅邪琅邪在齊

東北蓋歲之所始師古曰山海經云琅邪臺在渤皆各

用等具祠而巫祝所損益圭幣雜異焉師古曰言八神

幣各異也自齊威宣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如淳

其書有五德終始五德各以所勝為行奉謂周為及秦

大德滅火者米故自謂米德師古曰騶子

嘉靖八年刊

齊東野語

卷之六

禮記



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僑元尚

羨門高最後皆燕人為方僊道韓嬰曰昔蒙古人之名

自宋毋忌至最後皆其人姓名也凡五人形解銷化依於鬼神之事騶衍以

陰陽主運顯於諸侯晉灼曰燕昭王築宮師之故作主

五行相次轉用事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

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自威宣

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

勃海中服虔曰其傳書云爾去人不遠蓋嘗有至者諸

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為

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水臨之患

且至則風輒引船而去終莫能至云世生莫不甘心焉



且至則風輒引船而去終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

師古曰甘心言貪嗜之心不能已也及秦始皇至海上則方士爭言之始

皇如恐弗及使人齎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

風為解師古曰自解說云為風不得至曰未能至望見之焉其明年始

皇復游海上至琅邪遇恒山從上黨歸後三年游碣石

考入海方士師古曰考校其虛實也從土郡歸後五年始皇南至

湘山遂登會稽並海上幾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藥師古曰幾

讀曰不得還到沙丘崩臣瓚曰沙丘在鉅鹿縣東北也二世元年東巡

碣石並海南歷泰山至會稽皆禮祠之而刻勒始皇所

立石書旁以章始皇之功德師古曰今此諸山皆有始皇所刻石及胡亥重刻其



文並其秋諸侯叛秦三年而二世弒死始皇封禪之後

十二年而秦亡諸儒生疾秦焚詩書誅滅文學百姓怨

其法天下叛之皆說曰始皇上泰山為風雨所擊不得

對禪云此豈所謂無其德而用其事者邪昔三代之居

皆河洛之間師古曰謂夏都安邑殷都朝歌周都洛陽故嵩高為中嶽而四

嶽各如其方四瀆咸在山東至秦稱帝都咸陽則五嶽

四瀆皆并在東方自五帝以至秦迭興迭衰名山大川

或在諸侯或在天子其禮損益世殊不可勝記師古曰

異故不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

神可得而序也於是自嶠以東名山五大川祠二師古曰嶠

州今之陝曰太室太室嵩高也百山泰山會稽



即今之陝州二嶺也曰太室太室嵩高也恒山泰山會稽相山水

曰沛曰淮師古曰沛音子禮反此本濟水之字春以脯酒為歲禱因泮凍

服虔曰解凍也師古曰泮音普半反秋涸凍師古曰涸讀與互同互凝也音下故反春則解之秋則凝

之春秋左氏傳曰固陰互寒禮記月令曰孟冬行春令則凍解不密冬塞禱祠師古曰塞謂報其所

祈也音先其牲用牛犢各一牢具圭幣各異自華以西

名山七名川四曰華山薄山薄山者襄山也師古曰說者云薄山

在河東一曰在瀋關北十里餘里而此志云自華以西者則今關鄉之南山也

岐山吳山瀉冢濟山瀉山蜀之岷山也師古曰周禮職方氏雍州其山

曰岳爾雅亦云河西曰岳說者咸云岳即吳岳也今志

有岳又有吳山則吳岳非一山之名但末詳岳之所在耳徐廣云岳山在武功據地理志武功但有垂山無岳山地岐山即在今之岐山縣其山兩岐俗呼為箭括嶺



吳山在今隴州吳山縣鴻水水出吳山晉師古曰即今之

冢釋在下岷山在蒯氏道漢中今隴州是也湫淵祠朝那蘇林曰

湫淵祠朝那湫淵在安定朝那縣方四十里停水不流冬夏不增不減不生

草木滋蔭將參反師古曰此水今在涇州界清澈可愛

不容穢濁或道汚輒興雲雨土俗元羊每於此求之相

傳云麓之所居也而天下山川震盪亦往往有之音

子由江水祠蜀亦春秋泮澗禱塞如東方山崩而牲亦

反牛犢牢具圭幣各異而四大冢鴻岐吳嶽皆有嘗禾孟康

曰以新陳寶節來祠服虔曰陳寶其河加有嘗醪此皆

穀祭之陳寶節來祠神應節來也雍州之域近天子都故加車一乘駟駒四霸產豐滂涇

渭長水皆不在大山川數師古曰霸產出藍田豐滂出

勞音巨近咸陽盡得比山川祠而無諸加師古曰加謂車

勞音巨近咸陽盡得比山川祠而無諸加師古曰加謂車

勞音巨近咸陽盡得比山川祠而無諸加師古曰加謂車

勞音巨近咸陽盡得比山川祠而無諸加師古曰加謂車

勞音巨近咸陽盡得比山川祠而無諸加師古曰加謂車



汧洛二淵鳴澤蒲山嶽壻山之屬蘇林曰壻音胥韋曰音蘇計反為

小山川亦皆禱塞泃祠禮不必同而雍有日月參辰

南北斗熒惑太白歲星填星辰星二十八宿風伯雨師

四海九臣十四臣諸布諸嚴諸逐之屬百有餘廟師古曰風

伯飛廉也雨師屏翳也一曰屏號而說者乃謂風伯箕

星也雨師畢星也既言二十八宿又有風伯雨師

祠於湖有周天子祠於邽邽有天神豐鎬有昭明天子

辟池於杜亳有五杜主之祠壽星祠壽星祠

陰亳縣是也師古曰杜邽京兆杜縣也此亳非湯都而

雍管屬祠亦有杜主杜主故周之右將軍師古曰墨子

言為精八字刊



其伯不以罪後宣王爾其靈四見杜

伯義子矣其靈四見杜

在秦中曷小鬼之神者也師古曰其鬼雖各以歲特奉

祠唯雍四時上帝為尊其光景動人

民唯陳寶故雍四

時春以為歲祠精因泮凍秋涸凍冬

賽祠五月嘗駒及

四中之月月祠師古曰中謂仲謂

若陳寶節來一祠

春夏用騂秋冬用騂師古曰騂純赤

時駒四匹師古曰每時用

駒四匹而木寓龍一四李奇曰寓寄也寄生龍形於木

寓車馬一駒各如其帝色黃犢黃羔各四圭幣各有數皆

生瘞埋無俎豆之具三年一郊秦以十月為歲首故常

以十月上宿郊見李奇曰上宿上齊戒也。寒通權火

郊曰越本註云上宿月上句



晏曰權火燔火也狀若月擊臯矣其法類稱故謂之

火燔令光明遠照通於祀所也漢祀五時於廟五十

至一燔火如淳曰權舉也師古曰凡祭祀通舉火者或

以天子不親至祠所以望拜或以衆祠各處欲其一時

薦饗宜知子晏故拜於咸陽之旁而衣上白其用如經

祠云服虔曰西時時祠如其故上不親往諸此祠皆

太祝當生以歲時奉祠之至如它名山川諸神及八神

之屬上過則祠去則已郡縣遠方祠者民各自奉祠不

領於天子之祝官祝官有祕祝即有災祥輒祝祠移過

於下漢興高祖初起殺大蛇有物曰蛇白帝子而殺者

赤帝子也師古曰物謂鬼神也及高祖禱豐粉榆社鄭氏曰粉榆

粉榆晉灼曰粉白榆也社在豐東北十五里狗沛為沛

師古曰以此樹為社神因立名也粉符云反



公則祀蚩尤景鼓旗遂以十月至霸上立為漢王因以十月朔為年首色土赤二年冬東擊項籍而還入關問故秦時社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迺待我而具五祀迺立黑帝祠名曰北時有司進祠上不親往悉召故秦祀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故儀禮因令縣為公社李奇曰下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後四歲天下已定詔御史令豐治粉榆社常以時春以羊彘祠之令祝立蚩尤之祠於長安長安置祠祀



官女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屬晉巫

祠五帝東君雲中君巫社巫祠族人炊之屬服虔曰東君以下皆

神名也師古曰東君日也雲中君謂雲神也巫社巫祠皆古巫之神也巫祠皆古土炊母之神也炊謂饘鬻也

秦巫祠杜主巫保族鬯之屬師古曰杜主即上所云五社主也巫保族鬯二神名

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師古曰堂下在堂之下巫先巫之最先者

司命說者云文昌第四星也九天巫祠九天師古曰九天者謂中

央對天東方蒼天東北旻天北方玄天西北幽天西方皓天西南朱天南方炎天東南暘天也其說見淮南子

一說云東方旻天東南暘天南方赤天西南朱天西方方靈天西北幽天北方玄天東北變天中央對天也皆

以歲時祠官中其河巫祠河於臨晉而南山巫祠南山

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也各有時日其後二歲或言曰



周禮而邑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於是高祖制詔

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當

以歲時祠以牛高祖十年春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二月

及臘祠稷以羊漢民里社各曰社以祠師古曰隨其祠具之豐儉也

制曰可文帝即位十三年詔曰祕祝之官移過於下

朕甚弗取其除之始名山大川在諸侯諸侯祝各自奉

祠天子官不領及齊淮南國廢令太祝盡以歲時致禮

如故明年以歲時登詔有司增雍五時路車各一乘駕

被具師古曰駕車被馬之飾皆巨也西時哇時寓車各一乘寓馬四匹

駕被具河湫漢水玉加各二及諸祀皆廣壇場圭幣

以差加之魯人八公孫...



豆以差加之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德及漢受

之推終始傳

師古曰謂轉次之

則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龍見

宜改正朔服色上黃時丞相張蒼好律歷以為漢應水

德之時河決金隄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內赤

服

曰十月陰氣在外故外黑陽氣尚伏在地

與德相應公

孫臣言非是罷之明年黃龍見成紀

師古曰天水之縣也

文帝召

公孫臣拜為博士與諸生申明土德草改歷服色事

師古

曰草謂創

其夏下詔曰有異物之神見于成紀毋害於

民歲以有年朕幾郊祀上帝諸神

師古曰幾讀曰異

禮宜議毋

諱以朕勞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親郊祀上帝於郊故



曰郊於是夏四月文帝始幸雍郊見五時祠衣皆上赤

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

若人冠冕焉或曰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張晏

曰神明日也日出東北舍謂陽谷日沒於西故曰墓墓

濠谷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蓋總言凡神明以東北為居西方為冢墓之所故立廟於渭陽者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於

是作渭陽五帝廟同宇師古曰宇謂屋之覆也言同一

也廟記云五帝廟帝一殿而五門各如其帝色祠所用

在長安東北也及儀亦如雍五時明年夏四月文帝親拜霸渭之會

曰二水以郊見渭陽五帝五帝廟臨渭其北穿蒲池溝

水師古曰蒲池為池而種蒲權火舉而祠若光輝然屬

天焉於是貴平至上大夫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刺



天焉於是貴乎至上大夫昭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刺

六經中作王制師古曰刺采取謀議巡狩封禪事文帝

出長門如淳曰若見五人於道北遂因其直立五帝壇

鄭氏曰因其所立處以立祠也師古曰直猶當也當其處祠以五牢其明年平使人

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

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乎又言臣候日

舞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為元年令

天下大酺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決通於泗臣

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師古曰汾陰直意周鼎其出

乎先見不迎則不至於是上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



祠出周鼎人有上書告平所言皆詐也亦史治誅夷乎

師古曰夷者平也謂盡平除其家室宗族是後文帝怠於改正服鬼神之事

師古曰正正朔也服服色也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

不往焉明年匈奴數入邊興兵守御後歲少不登數歲

而孝景即位十六年祠官各以歲時祠如故無有所興

武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漢興已六十餘歲矣天下

又安縉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師古曰正亦正朔度度量

言之耳而上鄉儒術師古曰鄉讀曰嚮招賢良趙綰王臧

等以文學為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

行自禪改歷服色事未就竇太后不好儒術使人微伺

綰等謀殺諸所與為皆廢六年



趙綰等姦利事按綰臧綰臧自殺諸所興為皆廢六年

竇太后崩其明年徵文學之士明年上初至雍郊見五

時後常三歲一郊是時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礪氏館

如淳曰礪音蹄鄭氏曰音斯師古曰鄭音是也其字從石從鹿神君者長陵女子曰乳

死見神於先後宛若先後宛若字也師古曰先音蘇見

反後音胡備反古謂之婦然今關中俗呼為先後吳楚俗呼之為姑是音軸里宛若祠之其室

民多往祠平原君亦往祠其後子孫以尊顯應劭曰平原君武帝

外祖母也及上即位則厚禮置祠之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

云是時李少君亦以祠竈穀道卻老方見上如淳曰祠

福李奇曰穀道辟穀不食之道也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人主方澤

嘉靖八年刊



曰侯家人注方藥也匿其年及所生長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卻老

如津曰物謂鬼物也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

不死更餽遺之常餘金錢衣食人皆以為不治產業而

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為

巧發竒中如淳曰時時發言有所中常從武安侯宴坐中有年九十

餘老人少君適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為兒從其大

父識其處一坐盡驚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

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臣贊曰晏子書柏寢臺名也師古曰以柏

木為寢室於臺之上已而按其刻果齊桓公器師古曰刻謂一宮器上所銘記一宮

盡駭以為少君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上祠竈皆可致

物致物而丹沙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



物致物而丹沙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廼可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

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臣棗大如瓜

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

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

沙諸藥齊為黃金矣師古曰齊藥之分齊也音不計反久之少君病死

天子以為化去不死也使黃鍾史寬舒受其方孟康曰二人皆

方士也師古曰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

事矣亳人謬忌奏祠秦一方如淳曰亳亦薄也下所謂薄忌也晉灼曰濟陰薄縣

人曰天神責者秦一秦一佐曰五帝師古曰謂青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



白帝曰招矩黑帝叶光紀黃帝含樞紐也一說蒼帝名靈符赤帝名文祖白帝名顯經黑帝名玄璽黃帝名精

古者天子以春秋祭泰一東南郊日一太牢七日

曰每日以一太為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

立其祠長安城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上書言

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祠之一天地一泰一天子

詐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忌泰一壇上如其方後人復有

言古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黃帝用一梟破鏡張晏曰黃

首也歲之始也梟惡逆之鳥方士虛誕云以歲始拔除

凶災令神仙之帝食惡逆之物使天下為逆者破滅之

竟無有遺育也孟康曰梟鳥名食母破鏡獸名食父  
帝欲絕其類使自吏祠皆用之破鏡如龜而虎眼如  
曰漢使東郡送梟五月五日作梟羹以賜百官以其  
惡鳥故食之也師古曰解祠者謂祠祭以解罪求福也

羊用羊祠馬行用一青牲馬泰一臯山山君用牛武夷



羊用羊祠馬行用一青牡馬泰一臯山山君用牛武夷

君用乾魚陰陽使者以一牛孟陽之神也令祠官領之如

其方而祠泰一於忌泰一壇旁後二年郊雍獲一角獸

若麋然師古曰麋鹿屬也形似麋牛尾一角音蕭交反有司曰陛下肅祗郊祀

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於是薦五時時加一牛

以燎賜諸侯白金以風符應合于天也晉灼曰符瑞也臣瓚曰風示諸

侯以此符瑞之意也於是濟北王以為天子且封禪上書獻泰山

及其旁邑天子以它縣償之常山王有罪舉師古曰舉與遷同

天子封其弟真定以續先王祀而以常山為郡然後五

嶽皆在天子之郡明年齊人少翁以方見上上有所幸



李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蓋夜致夫人及竈鬼之貌云

天子自帷中望見焉廼拜少翁為文成將軍賞賜甚多

以客禮禮之文成言上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

神物不至廼作畫雲氣車及各召勝日服虔曰甲乙五行相克之日如

淳曰如火勝金用內駕車辟惡鬼又作甘泉宮中為臺

室畫天地泰一諸鬼神而置祭其以致天神居歲餘其

方益衰神不至廼為帛書以飯牛師古曰謂雜草以飯牛也音扶晚反陽

不知言此牛腹中有竒書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

其手師古曰手謂所書手跡問之果為書於是誅文成將軍隱之

其後又作柏梁銅柱承露僊人掌之屬矣蘇林曰僊人

大師古曰三輔故事云建章宮承露盤高二十丈



承甘露師古曰三輔故事云建章宮承露盤高二丈

大七國以銅為之上有僊人掌承露和土屑飲之蓋張

衡西京賦所云立修蒸之僊掌承雲表之文成死明年

清露屑瓊藥以朝餐必性命之可度也

天子病鼎湖甚晉灼曰黃圖宮名在京非地理後分屬弘農也巫醫無

所不致游水發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下之服虔曰游水縣名發

根人姓名晉灼曰地理志游水木名在臨淮淮浦也師

古曰二說皆非也游水姓也發根名也蓋因水為姓也

本嘗遇病而鬼下之故為巫也土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神

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瘳強與我會甘泉於是上病

瘳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孟康曰良謂瘳也大赦置壽宮神君

孟康曰更立此宮也臣贊曰壽宮奉神之宮也楚辭曰壽新壽考壽宮也神君最貴者曰太

一其佐曰太禁司命之屬皆從之非可得見聞其言言



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時晝言然

常以夜天子被然後入孟康曰崇絜自除被然後因巫

為主人關飲食所欲言行下李也晉灼曰神君所言

行下於巫師古又置壽宮北宮張羽旗設其具以禮神

君神君所言上使文書其名曰畫法孟康曰策其所言

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心獨意其事祕世莫

知也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不宜以一二數蘇林

諸瑞以一元曰建蘇林曰建二元以長星曰光蘇林曰

星之光故曰今郊得一角獸曰狩云如淳曰改其明年

天子郊雍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也



師古曰答對也郊天而不祀地失對偶之義一曰闕地祗之祀故不為神所答應也有司與太史

令談祠官寬舒議師古曰談即司馬談也天地牲角繭栗師古曰牛角之

形或如繭或如栗言其小今陛下親祠后土后土宜於澤中園丘為

五壇壇一黃犢宰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師古曰侍祠之

人皆著黃衣也於是天子東幸汾陰汾陰男子公孫滂洋等見

汾旁有光如絳土遂立后土祠於汾陰睢上師古曰睢音誰

武紀如寬舒等議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天子遂至榮

陽還過雒陽下詔封周後令奉其祀語在武紀上始巡

幸郡縣寢尋於泰山矣鄭玄曰尋用也晉灼曰尋遂往之意也師古曰一一說音善意

就也其春樂成侯登上書言藥大藥大膠東宮人



曰王故嘗與文成將軍同師已而為膠東王尚方師古曰

方孟康曰膠東王后也而樂成侯姊為康王后無子東王后也王死它姬子

立為王而康后有淫行與王不相中相危以法師古曰

也相危以法謂以罪法相康后聞文成死而欲自媚於

上乃遣藥大入因樂成侯求見言方天子既誅文成後

悔其方不盡及見藥大大說大為人長美言師古曰善為甘美之

也言多方略而敢為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臣嘗往來海

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顧以臣為賤不信臣又以為康王

諸侯耳不足與方臣數以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臣之

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僊人可致

也然臣恐劾文成則方士皆掩口惡敢言方哉上曰火



也然臣恐効文成則方士皆掩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  
成食馬肝死耳子誠能修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  
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為親  
屬以客禮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廼可使通言於神  
人神人尚肯邪不邪尊其使然後可致也於是上使驗  
小方鬪棊棊自相觸擊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  
廼拜大為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得天士將軍地士  
將軍大通將軍印制誥御史昔禹䟽九河決四瀆間者  
河溢臯陸隄繇不息師古曰臯水旁地廣平曰陸言水  
凡溢自臯及陸而築作隄防溢役  
甚多不朕臨天下二十有八年天若遺朕士而大通焉



乾稱飛龍鴻漸于般

孟康曰般水涯堆也漸進也武帝云得藥大如鴻進於般一舉千里

得道若飛龍在天師古曰飛龍在天乾卦九五爻辭也鴻漸于般漸卦六二爻辭也般山石之安者朕意

庶幾與焉

師古曰與讀曰豫

其以二千戶封地士將軍大為樂

通侯賜列侯甲第重千人乘輿斥車馬帷帳器物以充

其家

師古曰斥不用者也

又以衛長公主妻之

孟康曰衛太子姊如淳曰衛太子姊

也師古曰外戚傳云子夫生三女元朔三年生男據是則太子之姊也孟詵非也

齋金十萬斤

更名其邑曰當利公主天子親如五利之第使者存問

共給相屬於道自大主將相以下皆置酒其家

韋昭曰大主武

帝姑竇太獻遺之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

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立白茅上受印

以觀不臣也師古曰羽衣以爲衣取其羽風天道



以視不臣也

師古曰羽衣以鳥羽為衣取其神僊飛翔之意也

而佩天道

者且為天子道天神也

師古曰為音干為反道天神道讀曰導

於是五利

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後裝治行東入海求其師云大

見數月佩六印鬻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搯擊

而自言有禁方能神僊矣

師古曰搯捉持也擊古手脫之字也搯音尼

其夏

六月汾陰巫錦

應劭曰巫名

為民祠魏睢后土營旁

應劭曰魏故魏

國也師古曰汾睢本魏地之墳

見地如鉤狀培視得鼎

故云魏睢也營謂祠之兆域也

師古曰培謂手把土也音蒲

濤反把音蒲巴反其字從水

鼎大異於眾鼎文鏤無款

識章昭曰款刻也師古曰識記也

怪之言吏吏告河東

太守勝滕以聞天子使驗問巫得鼎無姦詐廼以禮祠



迎鼎至甘泉從上行薦之如淳曰以鼎從行上甘泉將

反至中山晏温如淳曰三輔謂日出清濟為晏晏而温

即今雲陽之中山也下有黃雲焉有鹿過上自射之因云合茲中山亦同也

之以祭云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尊寶鼎天子曰問者

河溢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為百姓育穀今年豐穰

未報鼎曷為出哉師古曰穰美也言稼穡美也未報者

未獲年豐之穀也其下張敞引有司皆言聞昔秦帝興此詔文云穀曠未報曠者少也

神鼎一師古曰秦帝者即秦吳伏羲氏也一者一統天地萬物所繫象

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師古曰九

牧鑄九鼎象九州皆嘗臨享上帝鬼神服虔曰以享



也騰亨煑而祀也韓詩采蘋其空足曰鬲蘇林曰于以鬲之惟錡及釜亨音普庚反

音歷足中空不以象三德如淳曰鼎有三足故也三德廣者名曰鬲也

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事見周書洪範饗承天祐夏德衰鼎遷于殷

殷德衰鼎遷于周周德衰鼎遷于秦秦德衰宋之社亡

鼎廼淪伏而不見周頌曰白堂徂基白羊徂牛鼐鼐及

鼐不吳不敖胡考之休師古曰周頌絲衣之詩也基門

弇上謂之鼐吳謹講也敖慢也考壽也休美也言執祭事者或升堂空或之門塾視牛羊之牲及舉大小之鼎

告其致絜神降之福故獲壽考之美曰何壽之美何壽之美者歎之之言也鼐音乃代反鼐音茲敖讀曰傲

今鼎至甘泉以光潤龍變乎休無疆合茲中山有黃白

雲降師古曰言鼎至甘泉之後光潤變見若龍之神能幽能明能小能大乘此休福無窮竟也有黃白雲



降與初至中山黃雲之瑞相合也蓋若獸為符服虔曰雲若獸在車蓋也晉灼曰蓋辭也符謂

鹿也師古曰二說非也蓋發語辭也言甘泉之雲又若獸形以為符瑞也路弓乘矢集獲壇

下李奇曰宜言盧弓韋昭曰路大也四矢曰乘師古曰韋說是也又於壇下獲弓矢之應報祠大

享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服虔曰高祖受命知之宜見鼎

於其廟也師古曰鼎宜視宗廟藏於帝庭以合明應合德謂與天合德

制曰可入海求蓬萊者言蓬萊不遠而不能至者殆不

見其氣上迺遣望氣佐候其氣云其秋上雍且郊師古曰雍

地形高故云上或曰五帝泰一之佐也宜立泰一而上也音特掌反

親郊之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

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冕

侯問於鬼史區區師古曰鬼由人圖黃帝臣也魏文士志云鬼



侯問於鬼史區

師古曰鬼由大區黃帝臣也魏文志云鬼容區而此志作史區史容聲相近蓋一

也鬼史區對曰黃帝得寶曰册神策是歲已酉朔日冬至

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策

晉灼曰迎款之也臣贊曰

日月朔望未來而推之故曰迎日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

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于天卿因所忠欲奏之

師古曰所忠人

姓名也解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言謝曰寶鼎事已

決矣尚何以爲卿因嬖人奏之上大說迺召問卿對曰

受此書申公申公已死上曰申公何人也卿曰齊人與

安期生通受黃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黃

帝之時曰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



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泰山封申公

曰漢帝亦當上封禪封禪則能僊登天矣黃帝萬諸侯

而神靈之封君七千應劭曰黃帝時諸侯會封禪者七千人也李奇曰說僊道得封者七

千國也張晏曰神靈之封謂山川之守也師古曰張說

是也山川之守謂尊山川之神令生祭祀也即國語所謂

云汪芒氏之君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

守封禪之山也國華山首山太室山泰山東萊山此五山黃帝之所常

游與神會黃帝且戰且學僊患百姓非其道迺斷斬非

鬼神者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黃帝郊雍上帝宿二月

鬼史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冢是也蘇林曰今其後黃

帝接萬靈明庭明庭者甘泉也所謂寒門者谷口也

日黃帝升仙之處也師古曰谷口之山也漢書



曰黃帝升德之處也師古曰谷口在山之谷口也漢時為縣人呼之治谷是也以仲山之北寒涼故謂此谷為

寒門地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晉灼曰地理志首山屬河東蒲阪荆

山在馮翊懷德縣也鼎既成有龍垂胡顙下迎黃帝師古曰胡謂顙其毛也

音人占反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龍七十餘人龍迺

去餘小臣不得止迺悉持龍顙龍顙拔墮墮黃帝之弓

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龍顙號故後世因

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於是天子曰嗟乎誠得如

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拜劍為郎使東候神於太

室上遂郊雍至隴西登空桐牽甘泉令祠官寬錄等具

泰一祠壇祠壇放亳忌泰一壇三陔師古曰陔重也三

嘉靖八年刊



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鬼道

日坤位在未泰一所用如雍一時物而加醴羹臠之屬

殺一鶩牛以為俎豆牢具李奇曰音雞師古曰西南而

五帝獨有俎豆醴進師古曰具俎豆酒醴而進之其

下四方地為殿食羣神從者及比師古曰殿字與

祭也音竹茵反食讀曰飲已祠胙餘皆燎之其牛色白白鹿居其中

彘在鹿中鹿中水而酒之服虔曰小玄酒酒真酒也晉

師古曰言以白鹿內牛中以彘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

特師古曰若牛若羊泰一祝宰則玄紫及繡五帝各如

其色日赤月白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物爽師古曰

其蓋未明之天子始郊拜泰一朝朝日夕夕月師古曰



其蓋未明之天子始郊拜泰一朝朝百夕夕月師古曰

朝音文昭反則揖而見泰一如雍郊禮其贊饗曰師古曰

饗謂天始以寶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

帝敬拜見焉而衣上黃其祠列火滿壇壇旁亭炊具有

司云祠上有光公卿言皇帝始郊且泰一雲陽有司奉

瑄玉孟康曰瑄大嘉牲薦饗師古曰漢舊儀云祭天是

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太史令談祠官寬舒等曰

神靈之休祐福光祥宜因此地光域立泰時壇以明應

師古曰明著美光今太祝領秋及臘間祠三歲天子壹

郊見其秋為伐南越告禱泰一以牡荆畫播二月北事

嘉靖公年刊



登龍以象太一三星為泰一鑿旗李奇曰牲割祭也

無子者皆繫齊之道晉灼曰牲節間不相當也月量刻

之為券以畏病者天文志天蓋星其一男者太一也旁

三星三公也畫一星在後三星在前為泰一鑿旗也師

古曰李晉二說是在也以牲割為鑿等一而畫鑿為日月龍

及命曰靈旗為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而五利將

軍使不敢入海之泰山祠上使人隨驗實無所見五利

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讎師古曰讎應當上廼誅五

利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僊人迹緱氏城上有物

如雉往來城上天子親幸緱氏視迹問卿得毋効文成

五利乎卿曰僊者非有求人主人土土者求之其道非少

寬暇神不來言神事如迂誕積以歲廼可致於是郡國

各祭道繕治宮館名山神祠所以望幸矣其春既滅南



各除道繕治宮館名山神祠所以望幸矣其春既滅商  
越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間祠  
有鼓舞樂今郊祀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  
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秦帝使素女鼓五十弦  
瑟悲帝禁不止師古曰秦帝亦謂秦吳也故破其瑟為二  
十五絃於是塞南越禱祠秦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  
兒作二十五絃及室侯瑟自此起其來年冬上議曰古  
者先振兵釋旅然後封禪廼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  
騎還祭黃帝冢橋山釋兵涼如李奇曰地名也上曰吾聞黃帝  
不死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以僊上天羣臣葬其衣冠



既至甘泉為且用事泰山先類祠泰一

師古曰且猶將也漢祠謂以事

祭之自得寶鼎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

莫知其儀體而羣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

牛事師古曰天子有事宗廟必自射牲蓋不親殺也事見國語齊人丁公年九十餘

曰封禪者古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

上稍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上於是廼令諸儒習射牛

草封禪儀數年至且行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

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以接神人

蓬萊高世比德於九皇張晏曰三皇之前有人皇九首

古曰韋而頗采儒術以文之羣儒既已不能辯明封禪

事又拘於詩書古文而不敏辨上為封禪同器見羣儒



事又拘於詩書古文而不敢騁上為封祠器視羣儒羣

儒或曰不與古同徐偃又曰師古曰徐偃太常諸生行

禮不如魯善周霸屬圖封事服虔曰屬會也會諸儒圖

於名也屬於是上默偃霸而盡罷諸儒弗用三月廼東

幸緱氏禮登中嶽太室從官在山上聞若有言萬歲云

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廼令祠官加增太室祠禁毋

伐其山木以山下戶凡三百封密高為之奉邑師古曰

字耳以崇奉嵩高之山故謂獨給祠復無有所與上因

東上泰山如淳曰言易上也泰山從南面泰山草木未

生廼令人上石立之泰山顛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



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廼益發船令言

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行

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

迹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

軍公鄭氏曰天子也渠晏曰天子為天已忽不見上既

見大迹未信及羣臣又言老父則人以為僊人也宿留

海上師古曰宿留謂有所須待也宿音與方士傳車師

日傳音及間使求神僊人以千數師古曰間微也四月

還至奉高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殊不經難施行

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至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縉紳

射牛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泰一之禮封廣丈三



射牛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泰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泰山服虔曰子侯去病子也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阨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間一茅三脊為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飛禽及白雉諸物頗以加祠兕牛象犀之屬不用皆至泰山然後去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出封中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下詔改元為元封語在武紀又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用事泰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



師秦山下天子既已封泰山無風雨而方士更言蓬萊

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復東至海上望

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上迺遂去並海上北至碣石

迴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迺至甘泉周萬八千里

云其秋有星孛于東井後十餘日有星孛于三能師古曰能

讀曰望氣王朔言後獨見填星出如瓜食填復入有司

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師古曰德星即

德星報其來年冬郊雍五帝還拜祝祠泰師古曰拜

於帝祝贊饗曰德星昭衍厥維休祥師古曰昭明壽星仍出

淵耀光明信星昭見皇帝敬拜泰祝之享其春公孫卿

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樂長



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  
拜卿為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母所見見大人  
迹云復遣方士求神人采藥以千數是歲旱天子既出  
亡名廼禱萬里沙應劭曰萬里沙神祠也在東萊曲城如淳曰故舊萬里沙以為名也過  
祠泰山臣瓚曰即今之泰山也師古曰瓚說是也還至瓠子自臨塞決河留  
二日湛祠而去師古曰湛讀曰沈謂沈祭具於水中也爾雅曰祭川曰浮沈

郊祀志第五上終

前漢書二十五



取齊志樂五十五

前漢書卷之三十五



二日數休而

王

王

王

師來山

王

王

王

士各四

王

王

王

水云夏

王

王

王

拜卿

王

王

王

言長

王

王

王



郊祀志第五下

前漢書二十五

是時既滅兩粵粵人勇之乃言粵人俗鬼

師古曰勇之越人名也俗

鬼言其土俗尚鬼神之事

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董果甌王敬鬼壽

百六十歲後世怠嫚故衰耗廼命粵巫立粵祝祠安臺

無壇亦祠天神帝百鬼

師古曰天帝之神及百鬼

而以雞卜

李奇曰持雞骨

卜如上信之粵祠雞卜自此始用公孫卿曰僊人可見

上往常遽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為館如緱氏城

師古曰遽遠也

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且僊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則

作飛廉桂館

師古曰飛廉館及桂館二名也

甘泉則作益壽延壽館

曰益壽壽二第名

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廼作通天臺置祠

嘉靖八年刊

列前



具其下將招來神僊之屬於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廣諸

宮室夏有芝生甘泉殿房內中天子為塞河與通天若

有光云陛下詔赦天下師古曰為塞河及造通天臺而有神光之應故赦天下也其

明年伐朝鮮夏旱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

年師古曰三歲不雨暴上陛下詔天旱意乾封乎師古曰言

適新封則致旱天其今天下尊祠靈星焉明年上郊雍

五時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歷獨鹿鳴澤自西河歸幸

河東祠后土明年冬上巡南郡至江陵而東登禮瀆之

天柱山號曰南嶽師古曰瀆江縣天柱山在焉浮江

自潯陽出樅陽過彭蠡禮其夕武帝以天柱山為南嶽瀆音潛山川北至琅邪並海上

師古曰並四月至奉高修封焉初天子封泰山



師古曰並四月至奉高修封焉初天子封泰山泰山東

北陞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師古曰言其上欲治明

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

圖師古曰公玉姓也帶名也氏春秋齊有公玉丹此

蓋其舊族而說者讀公玉為宿非也單姓玉者後漢

司徒王况明堂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圜

宮垣為復道師古曰復上有棧從西南入名曰昆侖天

子從之入以拜祀上帝焉於是生令奉高作明堂汶上

如帶圖師古曰汶水名也出琅邪朱虛作明堂於汶及

是歲修封則祠泰一五帝於明堂上坐合高皇帝祠坐

對之服虔曰漢是時未以高祖配天故言對光武以來

嘉靖八年刊

劉丙



高祖何謂未矣祠后土於下房以二十太宰天子從昆侖道

入始拜明堂如郊禮畢齋堂下而上師古曰春又上泰

山自有祕祠其顛而泰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黃帝并

赤帝所師古曰與赤帝同處有司侍祠焉山上舉火下悉應之還

幸甘泉郊泰畤春幸汾陰祠后土明年幸泰山以十一

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祀上帝於明堂後每修封其贊饗

曰天增授皇帝泰元神策周而復始皇帝敬拜泰一師古

曰自此以上贊祝者辭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

益遣幾遇之師古曰幾讀曰與言更遣人求之與必遇也乙酉柏梁災十二

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師古曰高里名也祠后土臨勃海將且

望祀蓬萊之屬幾至殊庭焉師古曰殊庭蓬萊中上還



望祀蓬萊之屬幾至殊庭焉師古曰殊庭蓬萊中上還

以柏梁災故受計甘泉公孫卿曰黃帝就書靈臺十二

日燒師古曰就成也造臺適成經十二日即遇火燒黃帝乃治明庭明庭甘泉

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後天子又朝諸侯

甘泉甘泉作諸侯邱勇之廼曰粵俗有火災復起屋必

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前殿度

高未央師古曰度並音大各反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師古曰

事云其闕園其西則高中數十里虎圈如淳曰高中商

上有銅鳳凰其北治天

金也於序在秋故謂西方之庭為商庭言廣其北治天

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名曰泰液師古曰漸浸也臺在池

嘉靖八年刊



一音子廉反三輔黃圖  
或為巖字巖亦浸耳  
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

海中神山龜魚之屬師古曰三輔故事云池北岸有石魚長二丈高五尺西岸有石龜三

枚長六尺其南有玉堂門大鳥之屬師古曰立立神明臺

井幹樓高五十丈臺道相屬焉師古曰漢宮閣疏云神明臺高五十丈上有九

室恒置九天道士百人然則神明井幹俱高五十丈也

井幹樓積木而高為樓若井幹之形也井幹者井上木欄也其形或四角或八角張衡西京賦云井幹夏漢改

疊而百層即謂此樓也幹或作幹其義並同

歷以正月為歲首而名正黃官更印章以五字因為太

初元年是歲西伐大宛蝗大起可夫人雜陽虞初等應

曰丁夫人其先丁復木越人封陽都侯夫人以方祠祀其後以詔軍為功韋昭曰丁姓夫人名也匈奴大宛焉明年有司言雅五時無牢執具芬芳不備

迺令祠官進時續牢具也食所勝孟康曰若火勝金則



迺令祠官進時犢牢具也食所勝孟康曰若火勝金則祠赤帝以白牲也

而以木寓馬代駒云及各諸名山川用駒者悉以木寓馬

代獨行過親祠迺用駒亡禮如故明年東巡海上考神

僊之屬未有驗者方士有言黃帝時為五城十二樓應

曰昆侖玄圃五城十二樓僊人之所常居以秩神人於執期鄭氏曰地名也名曰迎

年師古曰迎年若云祈年上許作之如方名曰明年師古曰言明其得延年也

上親禮祠上犢黃為公主帝曰黃帝時雖封泰山然風

后封鉅岐伯令黃帝封東泰山韋昭曰風后封鉅岐伯也黃帝臣也臣黃曰東

泰山在琅邪朱禪凡山師古曰凡山在朱合符然後

不死天子既令設祠具至東泰山東泰山學小不齋其



聲迺令祠官禮之而不封焉其後令帶秦祠候神物復

還泰山修五年之禮如前而加禪祠石閭石閭者在泰

山下阯南方師古曰下方士之言僊人閭也故上親禪焉

其後五年復至泰山修封還過祭恒山自封泰山後十

三歲而周徧於五嶽四瀆矣後五年復至泰山修封東

幸琅邪禮日成山登之累浮大海用事八神延年師古曰解

並在武紀延年即又祠神人於交門宮若有鄉坐拜者

上所謂迎年者云師古曰如有神人景象嚮祠坐而後五年上復修封

于泰山東游東萊臨大海是歲雍縣無雲如靄者三師古

曰靄古雷字或如虹氣蒼黃若飛鳥集棧隄宮南師古

聲聞四百里隕石一甲黑如殿黑有司以為美祥以



或音聲聞四百里隕石一黑如鷲有司以為美祥以薦宗

廟而方士之候神入海求蓬萊者終無驗公孫卿猶臣

大人之迹為解師古曰言見大人之跡以自解說也天子猶羈縻不絕師古曰

曰羈縻繫聯之意馬絡頭曰羈也牛勒曰縻幾遇其真師古曰幾曰與諸所興如

薄忌泰一及三一真羊馬行赤星五牀寬舒之祠宮李

曰皆祠名以歲時致禮凡六祠皆大祝領之至如八神諸明

年凡山它名祠行過則祠去則已方士所興祠各自主

其人終則已祠官不主它祠皆如故甘泉泰一汾陰后

土三年親郊祠而泰山五年一修封武帝凡五修封昭

帝即位富於春秋未嘗親巡祭云宣帝即位由武帝正



前漢志三十  
五  
統興故立三年尊孝武廟爲世宗行所巡狩郡國皆立  
廟告祠世宗廟日有白鶴集後庭以立世宗廟告祠孝  
昭寢有鴈五色集殿前西河築世宗廟神光興于殿旁  
有鳥如白鶴前赤後青神光又興于房中如燭狀廣川  
國世宗廟殿上有鐘音門戶大開夜有光殿上盡明上  
廼下詔赦天下時大將軍霍光輔政上共巳正南面非  
宗廟之祀不出十二年廼下詔曰蓋聞天子尊事天地  
修祀山川古今通禮也間者上帝之祠闕而不親十有  
餘年朕甚懼焉朕親飭躬齊戒親奉祀爲百姓蒙嘉氣  
獲豐年焉明年正月上始幸甘泉郊見泰畤數有美祥

修武帝故事盛車服敬齊祠之禮類作詩歌其三日



修武帝故事盛車服敬齊祠之禮頗作詩歌其三月幸

河東祠后土有神爵集改元為神爵制詔太常夫江海

百川之大者也今闕焉無祠其令祠官以禮為歲事師古

曰言每歲常祠之以四時祠江海雒水祈為天下豐年焉自是

五嶽四瀆皆有常禮東嶽泰山於博中嶽泰室於高高

南嶽嵩山於瀋師古曰瀋與瀋同也西嶽華山於華陰北嶽常山

於上師古曰常山郡之縣也滎河於臨晉師古曰滎縣也臨河江

於江都師古曰廣淮於平氏師古曰南陽之縣也濟於臨邑界中

師古曰東郡之縣也皆使者持節侍祠唯泰山與河歲五祠江水

四餘皆一禱而三祠云時南郡獲白虎獻其皮牙爪上

嘉靖八年歲次



為立祠又曰方士言為隨侯劍寶玉寶璧周康寶鼎立

四祠於未央宮中又祠太室山於即墨三尸山於下密

師古曰即墨下密皆膠東之縣也祠天封苑火井於馮門如淳曰地理志西河馮門

縣有天封苑火井祠火從地中出又立歲星辰星太白葵惑南斗祠於

長安城旁又祠參山八神於曲城師古曰東萊之縣也蓬山石社

石鼓於臨胸師古曰臨胸齊郡縣也胸音之罍山於腫

成山於不夜萊山於黃應劭曰腫音觀晉灼曰腫不夜黃縣皆屬東萊師古曰腫音丈

瑞成山祠曰萊山祠月又祠四時於琅邪蚩尤於壽良

反師古曰東京師近縣鄆則有勞谷五牀山日月五帝德

人玉女祠雲陽有徑路神祠祭休屠王也師古曰休屠匈奴王號也

徑路神本匈奴之神也又立五龍山僊人祠及黃帝天



徑路神本匈奴之門也林音許蚪反屠音除又立五龍山僊人祠及黃帝天

神帝原水凡四祠師古曰膚施上郡之縣也或言益州有金

馬碧雞之神如淳曰金形似馬碧雞形似雞可醮祭而致於是遣諫大

夫王褒使持節而求之大夫劉更生獻淮南枕中洪寶

苑祕之方師古曰此大也苑祕者言祕也今尚方鑄作事不驗更

生坐論京兆尹張敞上疏諫曰願明主時忘車馬之好

斥遠方士之虛語所心帝王之術太平庶幾可興也後

尚方待詔皆罷是時美陽得鼎獻之師古曰美陽扶風之縣也下有

司議多以為宜薦元宗廟如元鼎時故事張敞好古文

字按是銘勒而上漢曰臣聞周祖始乎后稷后稷封于

漢書卷之六  
卷之六  
列傳



秦師古曰秦與上平公劉發迹於豳師古曰今大正建

國於郊梁師古曰西非夏之梁山也郊古曠字文文武興於

鄧鎬師古曰鄧今安城西豐由此言之則郊梁豐鎬

之間周舊居也固宜有宗廟壇場祭祀之臧今鼎出于

郊東中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官此柎邑師古曰尸臣主

地即西地是賜爾旂有龍為旂鞞鞞謂

也鞞也與鞞同尸尸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

命師古曰拜手臣臣不足以迹古文師古曰其文迹竊以傳

記言之此鼎殆周之所以褒賜大臣大臣子孫刻銘其

先功臧之于宮廟也昔寶鼎之出於汾雁也河東太

以聞詔曰朕巡祭石土析為百姓蒙豐年師古曰為今



以聞詔曰朕巡祭石土祈為百姓蒙豐年師古曰為今音于為反

穀嗛未報師古曰少未獲也豈年也兼音若輩反鼎焉為出哉博

問者老意舊臧與服虔曰言鼎豈舊臧於此地師古曰與請曰歟誠欲考得事

實也有司驗鼎上在舊臧處鼎大八尺一寸高三尺六

寸殊異於衆鼎今此鼎細小又有款識師古曰款刻也識記也音式志

反不宜薦見於宗廟制曰京兆尹議是上自幸河東之

明年正月鳳皇集儀制丁師古曰役制馮翊之縣也役音活反又丁外反制音况詎反

於所集處得玉寶起步壽宮廼下詔赦天下後間歲鳳

皇神爵甘露降集京師赦天下其冬鳳皇集上林廼作

鳳皇殿曰荅嘉瑞明年正月復幸甘泉郊泰時改元曰



五鳳明年幸維祠五時其明年春幸河東祠后土赦天下後間歲改元爲甘露正月上幸甘泉郊泰時其夏黃龍見新豐建章未央長樂宮鐘虜銅人皆生毛長一寸

所

師古曰虞神獸夕一也縣鐘之時以爲美祥後間歲正木刻飾爲之因夕曰虞也

時以爲美祥後間歲正

月上郊泰時因朝聖于於甘泉宮後間歲改元爲黃龍

正月復幸甘泉郊泰時又朝單于於甘泉宮至冬而崩

鳳皇下郡國凡五十餘所元帝即位遵舊儀間歲正月

一幸甘泉郊泰時又東至河東祠后土西至雍祠五時

凡五奉泰時后土之祠亦施恩澤時所過毋出田租賜

百戶牛酒

師古曰古有賜爵赦罪人元帝好儒貴如此不若然也

禹章玄成匡衡等相繼爲公卿禹建言漢家示朝祭祀



禹韋玄成匡衡等相繼為公卿禹建言漢家宗廟祭祀  
多不應古禮上是其言後韋玄成為丞相議罷郡國廟  
自太上皇孝惠帝諸園寢廟皆罷後元帝寢疾夢神靈  
譴罷諸廟祠上遂復焉後或罷或復至哀平不定語在  
韋玄成傳成帝初即位丞相衡御史大夫譚師古曰衡  
匡衡譚張  
奏言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於  
郊祀故聖王盡心極慮以建其制祭天於南郊就陽之  
義也瘞地於北郊即陰之象也師古曰祭地曰瘞瘞  
故云瘞地也即就也天  
之於天子也因其所都而各饗焉往者孝武皇帝居甘  
泉宮即於壽陽立泰畤祭於宮南今行常幸長安郊見



皇天及是之泰陰祠后土反東之少陽事與古制殊又  
至雲夢行露谷中院陝且百里汾陰則渡大川有風波  
舟楫之危古昔聖主所宜數乘郡縣治道共張吏民困

葦師古音居用百官煩費勞所保之民行

危險之地難以奉神靈而祈福祐殆未合於承

天子民之意昔者周文武郊於豐鄩成王郊於維邑由

此觀之天隨王者所居而饗之可見也甘泉秦時河東

后土之祠宜可徙置長安合於古帝王願與羣臣議定

奏可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八人以爲所從來久遠

宜如故右將軍王商博士師丹議郎翟方進等五十人

以爲禮記曰燔柴於大壇祭天也瘞糞於大折祭地也



以為禮記曰燔柴於太壇祭天也瘞葬於太折祭地也

韋昭曰太折謂為壇於昭晰地也師古曰折曲也言方澤之形四曲折也兆於南郊所以定

天位也鄧展曰除地為祭地於太折在北郊就陰位也

郊處各在聖王所都之南北書曰越三日丁巳用牲于

郊牛二周公加牲告徙新邑定郊禮於維明王聖王事

天明事地祭天地明察神明章矣天地以王者為主故

聖王制祭天地之禮必於國郊長安聖主之居皇天所

觀視也甘泉河東之祠非神靈所饗宜徙就正陽大陰

之處遠俗復古循聖制定天位如禮便於是衡譚奏議

曰陛下聖德忽明上通師古曰忽承天之大典覽羣下

嘉靖八年九月 十一 劉丙



使各悉心盡慮謀郊祀之處天下幸甚臣聞廣謀從衆則合於天心故洪範曰三人占則從二人言言少從多之義也論當往古宜於萬民則依而從之違道寡與則

廢而不行今議者五十八人其五十八人言當從之義皆

著於經傳同於上世便於吏民八人不按經藝考古制

而以爲不宜無法之議難以定吉凶太誓曰正稽古立

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師古曰今文泰誓周書也稽考也永長也不奉大律

也律法也言正考古道而立事則可詩曰母曰高高在長年享有天下是則奉天之大法也詩曰母曰高高在

上陟降厥士日監在兹師古曰詩周頌敬之詩也陟升也士事也言無謂天之高而又

高遠在上而不加發天乃上下升降言天之日監王者日月監觀於此視人之所爲者耳

之處也又曰廼眷西顧此維師古曰大雅皇矣之



之處也又曰廼眷西顧此維予宅師古曰大雅皇矣之詩也宅居也言天眷

然西顧以周國為居也商紂在東故謂周為西也言天以文王之都為居也宜

於長安定南北郊為萬世基天子從之既定衡言甘泉

泰時紫壇八觚服虔曰八觚如今社壇也師古曰觚角也五帝

壇周環其下又有羣神之壇以尚書禮六宗望山川徧

羣神之義紫壇有文章采綬黻之飾及玉女樂師古曰漢

舊嚴云祭天用六絲絳席六重用玉几玉飾器凡七寸女樂即禮樂志所云使童男童女俱歌也石壇

僊人祠瘞續路駢駒萬龍馬不能得其象於古臣聞郊

柴壇饗帝之義埽地而祭上質也歌大呂舞雲門以埃

天神歌太簇舞咸池以埃地師古曰此周禮也大呂合於黃鍾清鍾陽聲之

音義卷之四  
丙



首也雲門黃帝樂也大族陽其牲用犢其席橐稽其器

聲次二者也咸也堯樂也陶匏師古曰陶瓦器也皆因天地之性貴誠上質不敢修

其文也以為神祇功德至大雖修精微而備庶物猶不

足以報功唯至誠為可故上質不飾以章天德紫壇偽

飾女樂鸞路駢駒龍馬石壇之屬宜皆勿修衡又言王

者各以其禮制事天地非因異世所立而繼之今雍廊

密上下時晉灼曰秦文公宣分所立時也本秦侯各以其意所立非禮

之所載術也漢興之初儀制未及定即且因秦故祠復

立北時今既稽古建定天地之大禮郊見上帝青赤白

黃黑五方之帝皆畢陳各有位饌祭祀備具諸侯所安

定王者不當長尊及北時未定時所立



造王者不當長遵及北時未定時所立師古曰謂高祖之初禮儀未定

不宜復修天子皆從焉及陳寶祠由是皆罷明年上始

祀南郊赦奉郊之縣及中都官耐罪囚徒師古曰中都官京師諸官

也府是歲衡譚復條奏長安厨官縣官給祠郡國侯神方

士使者所祠凡六百八十三所其二百八所應禮及疑

無明文可奉祠如故其餘四百七十五所不應禮或復

重請皆罷奏可本雍舊祠二百三所唯山川諸星十五

所為應禮云若諸布諸嚴諸逐皆罷社主有五祠置其

一又罷高祖所立梁晉秦荆巫九天南山萊中之屬及

孝文渭陽孝武薄忌泰一三一黃帝冥羊馬行泰一臯

丙



山山君武夷夏后啓母石萬里沙八神延年之屬及孝  
宣參山蓬山之眾成山萊山四時蚩尤勞谷五牀僊人

玉女徑路黃帝天神原水之屬皆罷侯神方士使者副

佐本草待詔七十餘人皆歸家師古曰本草待詔謂以  
方藥本草而待詔者

明年匡衡坐事免官爵眾庶多言不當變動祭祀者又

初罷甘泉泰畤作南郊日大風壞甘泉竹宮折拔時中

樹木十圍以上百餘天子異之以問劉向對曰家人尚

不欲絕種祠師古曰家人謂庶人之家  
也惟祠繼嗣所傳祠也况於國之神寶

舊時且甘泉分陰及雍五時始立皆有神祇感應然後

營之非苟而已也武宣之世奉此三神禮敬教備曰

整神光尤著祖宗所立神祇舊位誠未易動及陳寶祖



也整神光尤著祖宗所立神祇舊位誠未易動及陳寶祠

自秦文公至今七百餘歲矣漢興世世常來光色赤黃

長四五丈直祠而息音聲碎隱野雞皆師古曰直當

祠處而止也每見雍太祝祠以太牢遣候者乘傳馳詣

行在所師古曰報神之以為福祥高祖時五來文帝二

十六來武帝七十五來宣帝二十五來初元元年以來

亦二十來此陽氣舊祠也及漢宗廟之禮不得擅議皆

祖宗之君與賢臣所共定古今異制經無明文至尊至

重難以疑說正也前始納貢禹之議後人相因多所動

搖易大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世恐其咎不獨止禹等上



意恨之

師古曰恨海也

後土以無繼嗣故今皇太后詔有司曰

蓋聞王者承事天地交接奉以尊莫著於祭祀孝武皇

帝大聖通明始建上下之祀

師古曰上下謂天地

管秦時于甘泉

定后土于汾陰而神祇安之饗國長久子孫蕃滋累世

遵業福流于今今皇帝寬仁孝順奉循聖緒靡有大愆

而又無繼嗣思其咎職

師古曰職主也

殆在徙南北郊

違先帝之制改神祇舊位失天地之心以妨繼嗣之福

春秋六十未見皇孫

師古曰皇太后自謂

食不甘味寢不安席朕

甚悼焉春秋大復古立善順祀其復甘泉秦時汾陰后土

如故及雍五畤陳寶祠在陳倉者天子復親郊禮如前

又復長安雍及郡國祠何著明者且半成帝末年頗好鬼



又復長安雍及郡國祠著明者且半成帝末年頗好鬼神亦以無繼嗣故多上書言祭祀方術者皆得待詔祠祭上林苑中長安城旁費用甚多然無大貴盛者谷永說上曰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竒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造與輕舉如淳曰造遠也與舉也師古曰造古也造字也與起也謂起而遠去也登遐倒景如淳曰在日月之上及從下照故其景倒師古曰遐亦遠也鹽觀縣圃浮游蓬萊李奇曰崑崙九成上有縣圃耕耘五德朝種暮穫晉灼曰夏氏風角五德東方甲南方丙西方庚北方壬中央戊種五色禾於此



地而耕與山石無極師古曰言長壽黃冶變化晉灼曰黃

者鑄黃金也道家言治丹堅冰淖藥石若陷冰丸投

之米上水即消因假為神仙道使然也或曰謂冶金

色五倉之術者李奇曰思身中有五色腹中有五倉皆

姦人或衆挾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師古曰左道邪

也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係風捕景

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昔周史

長弘欲以鬼神之術輔尊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

諸侯愈叛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卻秦師

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於

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齎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藥



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齋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藥

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藥

大等皆以僊人黃冶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僊采藥貴

幸賞賜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系震動海

內元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間方士瞋目扼擊言有神僊

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得誅

夷伏辜師古曰詐得謂主上得其詐偽之情至初元中有天淵玉女鉅鹿

神人轅陽侯師張宗之姦紛紛復起師古曰轅陽侯江

家丞上印綬師古曰三謂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師古曰三五謂

帝已為專意散財厚爵祿竦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



日經年靡有毫厘之驗足以揆今經曰享多儀儀不及

物惟曰不享論語說曰子不語怪神唯陛下距絕此類

毋令姦人有以覩朝者止善其言後成都侯王商為大

司馬衛將軍輔政杜鄴說商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

禱祭師古曰此易既濟九五爻辭也東鄰謂商紂也西鄰謂周文王也倫祭謂論喪新菜以祭言祭祀之道

莫盛修德故紂之牛牲不如文王之蠶桑也言奉天之道貴以誠質大得

民心也行穰祀豐猶不蒙祐德修薦薄吉必大來古者

壇場有常處祭禋有常用師古曰祭古燎字贊見有常禮犧牲

玉帛雖備而財不匱車輿臣役雖動而用不勞是故每

舉其禮助者歡說師古曰助謂助大略所歷黎元不知

師古曰六路天子祭天所乘之車也今甘泉河東天地



師古曰大路天子祭天所乘之車也今甘泉河東天地

郊祀咸失方位違陰陽之宜及雍五時皆曠遠奉尊之

役休而復起繕治共張無解已時皇天著象殆可略知

前上甘泉先毆失道師古曰毆與驅字同禮月之夕奉引復迷

日奉引前祠后土還臨河當渡疾風起波船不可御又

雍大雨壞平陽宮垣廼三月甲子震電災林光宮門孟康

曰甘泉一名林光師古曰林光秦離宮名也漢又於其旁起甘泉宮非一名也祥瑞未著咎徵

仍臻迹三郡所奏皆有變師古曰連謂觀其事迹也不荅不饗何

以甚此師古曰不荅不當天意詩曰率由舊章舊章先

王法度文王以之次神于祀子孫于億宜如異時公卿



之議復還長安南北郊後數年成帝崩皇太后詔有司

曰皇帝即位恩順天心遵經義定郊禮天下說喜師古曰說

讀曰悅懼未有皇孫故復甘泉泰畤分陰后土庶幾獲福

皇帝根繫之卒未得其祐其復南北郊長安如故以順

皇帝之意也哀帝即位寢疾博徵方術士京師諸縣皆

有侍祠使者盡復前世所常興諸神祠官凡七百餘所

一歲三萬七千祠云明年復令太皇太后詔有司曰皇

帝孝順奉承聖業靡有懈怠師古曰懈而久疾未瘳夙

夜唯思殆繼體之君不宜改作其復甘泉泰畤分陰后

土祠如故上亦不能親至遣有司行事而禮祠焉後三

年哀帝崩平帝元始五年大司馬王莽篡位



年哀帝崩平帝元始五年大司馬王莽奏言王者父事  
天故爵稱天子孔子曰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  
父嚴父莫大於配天王者尊其考欲以配天緣考之意  
欲尊祖推而上之遂立始祖是以周公郊祀后稷以配  
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禮記天子祭天地及山  
川歲徧春秋穀梁傳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郊師  
曰豫卜高皇帝受命四雍四時起北時而備五帝未共  
天地之祀師古曰共孝文十六年用新垣平初起滑陽  
五帝廟祭泰一地祇以太祖高皇帝配日冬至祠泰一  
夏至祠地祇皆并祠五帝而共一牲上親郊拜後平伏

漢書卷八

卷八

三

丙



誅通不復自親而使有司行事孝武皇帝祠雍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祠則禮不答也於是元鼎四年十一月甲子始立后土祠於汾陰或曰五帝泰一之佐官立泰一五年十一月未始立泰一祠於甘泉三歲一郊與雍更祠音工簡亦以高祖配不歲事天皆未應古制建始元年徙甘泉泰畤河東后土於長安南北郊永始元年二月未育皇孫復甘泉河東祠綏和二年呂卒不獲祐復長安南北郊建平三年懼孝哀皇帝之疾未瘳復甘泉汾陰祠竟復無福臣謹與太師孔光具奏少府平晏大司農左咸中壘校尉劉歆大中大夫上



陽博士薛順議郎國山等六十七人議皆曰宜如建始

時丞相衡等議復長安南北郊如故莽又頗改其祭禮

曰周官天墜之祀師古曰墜古地字也下皆類此樂有別有合其合樂

曰呂六律六鍾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祀天神祭墜祇

祀四望祭山川耳先妣先祖師古曰此周禮春官大司樂之職也六律合陽聲者

六鍾以六律六鍾之均也五聲宮商角徵羽八音金石

絲竹匏土革木六舞五舞也大夏大濩大武也凡六樂奏六歌而天墜神祇

之物皆至師古曰謂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祇再變而致鱗物及丘

陵之祇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祇五變而致鱗物及丘

而致介物及地祇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四望蓋謂日月星海也三光高而不可得親海廣大無界限故其樂

嘉靖八年刊



同祀天則天文從登聖則墜理從三光天文也山川地  
理也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墜其誼一也天墜合  
精夫婦判合祭天南郊則日月墜配一體之誼也天墜位

皆南鄉同席墜在東共牢而食高帝高后配于壇上西

鄉后在北亦同席共牢牲用鹵栗師古曰謂牛魚如鹵  
及栗者牛之小也

玄酒陶匏禮記曰天子籍田千畝師古曰畝  
古畝字呂事天墜

錄是言之宜有黍稷大地用牲一燔祭瘞葬用牲一高

帝高后用牲一又用牲左及黍稷燔祭南郊墜用牲右

及黍稷瘞于北郊其日東鄉再拜朝日其夕西鄉再拜

其月然後孝弟之道備而神祇嘉享萬福降輯師古曰  
輯與集



同此又墜合祀日祖妣配者也其別樂曰冬日至於墜

上之園丘奏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

丘奏樂八變則墜祗皆出師古曰此亦春官大司樂之職也天神之樂園鍾為宮黃

鐘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

之琴瑟雲門之舞地祗之樂函鍾為宮太簇為角姑洗

為徵南呂為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

之舞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王然後合樂而祭

天墜有常位不得常合此其各特祀者也陰陽之別於

日冬夏至其會也呂孟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

天墜于南郊曰高帝高后配陰陽有離合易曰分陰分

陽迭用柔剛以日冬至使有司奉祠南郊高帝配而望

羣陽日夏至使有司奉祭北郊高后配而望羣陰皆曰



助致微氣後君也左常通道幽弱當此之時後不省方夏古曰謂冬

也不視當務故天子不親而遣有司所呂正承天順地

復聖王之制顯太祖之功也渭陽祠勿復修羣望未悉

定定復奏奏可三十餘年間天墜之祠五徙焉後莽又

奏言書曰類於上帝禋于六宗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說

六宗皆曰上不及天下不及墜旁不及四方在六者之

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名實不相應禮記祀典功

施於民則祀之天文日月星辰所昭仰也地理山川海

澤所生殖也易有八卦乾坤六子水火不相逮雷風不

相諱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師古曰乾為

長男巽為長女坎為中男離為中女艮為少男兌為



為長男異為長女坎為中男離為中女艮為少男兌為少女故云六子也水火坎離也雷風震巽也山澤艮兌

也遠及詩亂也既盡也靈臣前奏徒甘泉泰時汾陰后古雷字也詩音布內反

土皆復于南北郊謹按周官北五帝于四郊山川各因

其方師古曰春官小宗伯之職也兆謂為壇之營域也五帝於四郊謂青帝於東郊赤帝及黃帝於南郊

白帝於西郊黑帝於北郊也今五帝兆居在雍五時不各因其方謂順其所在也

合於古又日月靈風山澤易卦六子之尊氣所謂六宗

也星辰水火溝瀆皆六宗之屬也今或未特祀或無兆

居謹與太師光大司徒官義和歆等八十九人議皆曰

天子父事天母事地今稱天神曰皇天上帝泰一兆曰

泰時而稱墜祇曰后土與中央黃靈同又兆北郊未有



尊稱宜令墜祗稱皇墜后祗兆曰廣時易曰方呂類聚  
物呂羣分分羣神呂類相從爲五部兆天墜之別神中  
央帝黃靈后土時及日廟北辰北斗填星中宿中宮于  
長安城之末墜兆東方帝太昊青靈句芒時及雷公風  
伯廟歲星東宿東宮于東郊兆南方炎帝赤靈祝融時  
及熒惑星南宿南宮于南郊兆西方帝少皞白靈蓐收  
時及太白星西宿西宮于西郊兆北方帝顓頊黑靈玄  
冥時及月廟雨師廟辰星北宿北宮于北郊兆奏可於  
是長安旁諸廟兆時甚盛矣莽又言帝王建立社稷百  
王不易社者土也宗廟王者所居稷者百穀之主所呂



家宗廟共染盛人所食呂生活也王者莫不尊重親祭

目為之主禮如宗廟詩曰乃立冢土師古曰大雅豳之冢大也上土

神謂大又曰呂御田祖曰祈甘雨師古曰小雅甫田之田祖稷神也言

社也禮記曰唯祭宗廟社稷為越縹而行

為農求甘雨也李奇曰引棺車謂之縹當祭天地五祀則越縹而聖

漢興禮儀稍定已有官社未立官稷臣瓚曰高帝除秦社稷立漢社稷禮

所謂太社也又立官社配以夏禹所謂王社也見漢

禮令而未立官稷至此始立之也中興不立官稷相

承至遂於官社後立官稷臣夏禹配食官社后稷配食

官稷種穀樹師古曰穀樹楮樹也徐州牧歲貢五色

土各一斗莽篡位二年興神僊事臣方士蘇樂言起八



風臺於宮中臺成萬金作樂其止順風如淳曰

有液湯經其又種五梁禾於殿中師古曰五色禾也谷

各順色置其方面先齋鶴體毒冒犀玉謂耕耘五德也

師古曰齋古養字也至其末年自天地謂齋計粟斛成一金

言此黃帝穀僊之術也呂樂為黃門郎令主之莽遂當

鬼神為祀師古曰至其末年自天地六宗呂下至諸

小鬼神凡千七百所用三牲鳥獸三千餘種後不能備

廼以雞當鶩鴈人當麋鹿數下詔自呂常僊語在其傳

贊曰漢興之初庶事草創唯一叔孫生略定朝廷之儀

若廼正朔服色郊望之事數世猶未章焉至于孝文始

呂夏郊而張倉比陳水德八係臣賈誼更以高士德卒不







故皆不永由是言之祖宗之制蓋有自然之應順時宜  
美究觀方士祠官之變全永之言不亦正乎不亦正乎



郊祀志第五下

前漢書卷之十五



天文志第六

前漢書二十六

凡天文在圖籍昭昭可知者經星常宿中外宮凡百一

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星皆有州國宮宮物類之象

其伏見蚤晚邪正存亡虛實闕陜孟康曰伏見早晚謂

道為邪存謂列宿不虧也亡謂恒星不見虛實若天牢

星實則囚多虛則開出之屬也闕陜若三台星相去遠

近及五星所行合散犯守陵歷鬪食孟康曰合同舍也

精散為妖星也犯七寸以內光芒相及也陵相冒過也

食星月相陵不見者則所蝕也章昭曰自下往觸之曰

犯若其宿曰守經之為歷慧孛飛流日月薄食張晏曰

突掩為陵星相擊為鬪也除舊布新也字氣似慧飛流謂飛星流星也孟康曰飛

事續八年刊

上卷卷之二

一

雷



虫覘孟康曰皆日旁氣也適日之將食先有黑之變也音形如背字也穴多作鑷其形如玉鑷也抱氣自

目也珥形點黑也如淳曰暈讀曰運虫或作虹覘讀曰

鑷蟬練謂之虫表云雄為虫雌為覘凡氣在日上為冠

為戴在旁直對為珥在旁如半環向日為迅雷風祆怪

抱向殊為背有氣刺日為鑷鑷快傷也

雲變氣此皆陰陽之精其本在地而上發于天者也政

失於此則變見於彼猶景之象形鄉之應聲師古曰鄉

是以明君觀之而寤飭身正事思其咎謝則禍除而福

至自然之符也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泰一之常居也

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屬後句四星末大星正妃餘三星

後宮之屬也環之匡衛十二星潘臣皆曰紫宮前列

斗口三星隨北端銳若見若不見曰陰德或曰天一



宮左三星曰天槍右四星曰天棓

蘇林曰音格打之格師古曰格音白講及

後十七星絕漢抵營室曰閣道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

衡以齊七政杓攜龍角

孟康曰杓斗柄也龍角東方宿也攜連也

衡殷南斗

魁枕參首

晉灼曰衡斗之中央殷中也

之用昏建者杓杓自華以西南

孟康曰傳曰斗第七星法太白主杓斗之尾也尾為陰又其用昏昏陰位在西方故上西南

夜半建

者衡衡殷中州河濟之間

孟康曰假令杓昏建寅衡夜半亦建寅也

平旦建

者魁魁海岱以東北也

孟康曰傳曰斗魁第一星法為日主齊魁斗之首首陽也又其

用在明陽與明德在東方故主東北方

斗為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海分

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斗魁戴

筐六星曰文昌宮

晉灼曰戴筐故曰戴筐

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

嘉靖八年刊

有真天

二

書



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祿六曰司災在魁中貴人之

牢孟康曰傳曰天理四星在魁下六星兩兩而比者

曰三能蘇林曰能音台三能色參君臣和不參為華戾極輔星

孟康曰在比明近輔臣親疆斥小疏弱蘇林曰杓端有

兩星一內為矛招搖孟康曰近比斗者招搖招搖為天

一星一外為盾天竄晉灼曰外遠北斗也有句園十五

星屬杓曰賤人之牢牢中星實則囚多虛則開出天一

槍梟矛盾動搖角大兵起李奇曰角芒角

東宮蒼龍房心為明堂大星天王前後星子屬不欲

直直王失計房為天府曰天駟其陰右驂旁有兩星曰



衿衿北一星曰牽晉灼曰牽占善字東北曲十二星曰旗旗中

四星曰天市天市中一星衆者實其中虛則耗房南衆星

白騎官左角理右角將大角者天王帝坐廷其兩旁各

有二星鼎足句之曰攝提晉灼曰如鼎足之句曲也攝提者直斗杓

所指以建時節故曰攝提格亢為宗廟主疾其南北兩

大星曰南門氏為天根主疫尾為九子曰君臣斥絕不

和箕為敖客后妃之府曰口舌火犯守角則有戰房心

王者惡之

南宮朱為權衡王康曰軒轅太微三光之廷權衡

十二星落臣西將東相南四星執法中端門左右掖門

嘉靖八年刊



掖門內六星諸侯其內五星五帝坐後聚十五星曰哀  
烏郎位旁一大星將位也月五星順入軌道司其出所  
守天子所誅也其逆入若不軌道以所犯名之中坐成  
形彗灼曰中坐犯帝坐也皆羣下不從謀也金火尤甚廷  
藩西有隨星四名曰少微士大夫

權軒轅黃龍體孟康曰形前大星女主象旁小星御者

後宮屬月五星守犯者如衛占宋井為水事火入之一

星居其左右天子且以火為敗東井西曲星曰戌北北

河南南河兩河天關閒為關梁輿鬼鬼祠事中白者為

廣晉灼曰與鬼五星其中白者為質火守南北河兵起穀不登故德

或黃晉灼曰日月五星不軌道也衛大微易成



衡觀成黃晉灼曰日月五星不軌道也衡太微傷成成

晉灼曰賊傷之禍成并占先成形於成晉灼曰東井主水事火入一星

也晉灼曰焚惑入誅成質天質占曰大臣有誅柳為鳥喙主木草七星

頸為負官主急事張喙為厨主鯨客翬為羽翮主遠客

軫為車主風其旁有一小星曰長沙星星不欲明明與

四星等若五星入軫中兵大起軫南衆星曰天庫庫有

五車車星角若益衆及不具亡處車馬

西宮咸池曰天五潢五潢五帝車舍火入旱金兵水水

中有三柱柱不具兵起奎曰封豕為濞濞為衆衆胃

為天倉其南衆星曰層積如淳曰層積積為膏也昂曰旋頭胡星

嘉靖八年刊



也為白衣會畢曰罕車為

為附耳附耳搖動有讒亂

陰國陽陽國孟康曰陰西在側昴畢間為天銜其陰

星壹者是為衡石孟康曰宿中東下有三星者白虎

曰罰孟康曰在參間上小為斬艾事其外

四星左右肩股也小三星

事如淳曰關中俗謂桑榆為虎首主葆旅

參伐斬艾除凶也其南有四星曰天廁天廁下一星曰天矢矢

黃則吉青白黑凶其西有句曲九星三處羅列一曰天

旗二曰天苑三曰九旄其東有大星曰狼狼角變色

盜賊下有四星曰狐直狼比也南有大星曰南極老人



盜賊下有四星曰弧直狼比地有大星曰南極老人燿

曰北地也老人見治安不見兵起常以秋分時候之南郊

北宮玄武虛危危為蓋屋宋均曰危上一星高虛為哭

泣之事宋均曰蓋屋之下中無人但其南有眾星曰羽

林天軍宋均曰虛危營室陰陽終始之處除軍西為壘

或曰戌旁一大星比落比落若微亡一軍星動角益稀及

五星犯北落入軍軍起火金水光甚火入軍憂水水患

木土軍吉五康曰木星土星危東六星滿而比曰司

寇營三為清廟曰離宮閉道漢中四星曰天駟旁一星

曰王梁玉梁策馬車騎滿野旁有八星絕漢曰天橫天



橫旁江星江星動以人涉水杵曰四星在危南匏瓜有  
青黑星守之魚鹽貴南斗為廟其北建星建星者旗也  
牽牛為犧牲其北河鼓河鼓大星上將左左星右右將  
婺女其北織女織女天女孫也

歲星

晉灼曰太歲在四仲則歲行三宿太歲在四孟四季則歲行二宿二十八宿十二歲

而周天曰東方春木於人五常仁也五事貌也仁虧

貌失逆春令傷木氣罰見歲星歲星所在國不可伐可

以伐人超會而前為贏退會為縮贏其國有兵不復縮

其國有憂其將死國傾敗所去失地所之得地一曰當

居不居國亡所之國昌已居之又東西去之國凶不可

居事用兵安靜中度吉出入不當其次必有天祇見其



舉事用兵安靜中度吉出入不當其次必有天祇見其

舍也歲星贏而東南孟康曰五星東行天西轉歲星晨見東方行疾則不見不見則變為

祇星石氏見彗星甘氏不出三月廼生彗本類星末類彗

長二丈贏東北石氏見覺星甘氏不出三月廼生天棊

本類星末銳長四尺縮西南孟康曰歲星當伏西方行遲早沒變為祇星也石

氏見攬雲如牛章昭曰攬音參音之甘氏不出三月廼生天槍

左右銳長數丈縮西北石氏見槍雲如馬甘氏不出三

月廼生天攬本類星末銳長數丈石氏槍攬倍尋異狀

其殃一也必有破國亂君伏死其辜餘殃不盡為旱凶

饑暴疾至日行一尺出二十餘日廼入甘氏其國凶不



可舉事用兵出而易所當之國是受其殃又曰祿星不

出三年其下有軍及失地若國君喪○宋祜曰三年當作五年

災惑晉灼曰常以十月入太微受制而曰南方夏火禮

也視也禮虧視失逆夏令傷火氣罰見災惑逆行一舍

二舍為不祥居之三月國有殃五月受兵七月國半亡

地九月地大半亡因○宋祜曰亡國與俱出入國絕祀災

惑為亂為賊為疾為喪為饑為兵所居之宿國受殃殃

還至者雖大當小居之殃乃至者當小反大已去復

還居之若居之而角者若動者繞環之及乍前乍後

左乍右殃愈甚一曰災惑出則有六兵入則兵散周

息通為其死喪寇亂在其野者亡也以戰不勝則行



止息類為其死喪寇亂在其野者亡地以戰不勝東行  
疾則兵聚于東方西行疾則兵聚于西方其南為丈夫  
喪北為女子喪焚惑天子理也故曰雖有明天子必視  
焚惑所在

太白

晉灼曰當以正月日寅寅焚惑晨出東方二百四  
十日而入入四十日又出西方二百四十日而入

入三十五日而復出東方  
出以寅戌入以丑未也曰西方秋金義也言也義屬

言失逆秋令傷金氣罰見太白日方南太白居其南日  
方北太白居其北為羸侯王不寧用兵進吉退凶日方  
南太白居其北日方北太白居其南為羸侯王有憂用  
兵退吉進凶當出不出當入不入為矢會不有破軍必



有死王之墓有亡國一曰天下復兵蓋有兵者所當之  
 國六凶當出不出未當入而入天下復兵在外入未  
 當出而出當入而不入天下起兵有至破國未當出而  
 出未當入而入天下舉兵所當之國亡當期而出其國  
 昌出東為東方入為北方出西為西方入為南方所居  
 久其國利易其知凶也蘇林曰疾過也一說易知而出入  
 也入七日復出將軍戰死入十日復出相死之入又復  
 出八君惡之已山山三日而復微入三日廼復盛出是為  
 栗而伏晉灼曰五天遠也不其下國有軍其衆敗將比已  
 入三日又復微山山三日廼復盛入其下國有憂帥師雖

衆敵食其量用其在虜其帥出西方夫其行夷火收出



衆敵食其糧用其兵虜其帥出西方失其行夷狄敗出

東方失其行中國敗一曰出蚤為月食晚為天祆及彗

星將發于亡道之國太白出而留桑榆間病其下國晉灼

曰行遲而下也正出舉日平上而疾未盡期日過參天

正出桑榆上餘二千里也病其對國 晉灼曰三分天過其 太白經天天下革民更

王孟康曰謂出東入西出西入東也 太白陰星出東營

伏東山出西當伏西過午為經天 晉灼曰日陽也日出

則星亡書見是為亂紀 人民流亡晝見與日爭明疆國

弱小國疆女主昌太白兵象也出而高用兵深吉淺凶

舉淺吉深凶行疾用兵疾吉遲凶行遲用兵遲吉疾凶

角敵戰吉不敢戰凶擊角所指吉逆之凶進退左右用



兵進退左右吉靜凶園以靜用兵靜吉趨凶出則兵出  
入則兵入象太白吉反之凶赤角戰太白者猶軍也而  
熒惑憂也故熒惑從太白軍憂離之軍舒出太白之陰  
有分軍出其陽有偏將之戰當其行太白還之破軍殺  
將辰星殺伐之氣戰鬪之象也與太白俱出東方皆赤  
而角夷狄敗中國勝與太白俱出西方皆赤而角中國  
敗夷狄勝五星分天之中積于東方中國大利積于西  
方夷狄用兵者利辰星不出太白為客辰星出太白為  
主人辰星與太白不相從雖有軍不戰辰星出東方  
白出西方若辰星出西方太白出東方為格野難

不戰辰星入太白中五日乃出及入一而上出破軍殺將



不戰辰星入太白中五日乃出及入一而上出破軍殺將  
 客勝下出客亡地辰星來抵太白不去將死正其上出  
 破軍殺將客勝下出客亡地視其所指以名破軍辰星  
 繞環太白若鬪大戰客勝主人吏死辰星過太白間可  
 械劔小戰客勝蘇林曰械音函函容也真間可容一劔也居太白前旬三日  
 軍罷出太白左小戰歷太白右數萬人戰主人吏死出  
 太白右去三尺軍急約戰凡太白所出所直之辰其國  
 為得位得位者戰勝所直之辰順其色而角者勝其色  
 害者敗晉灼曰鄭色黃而赤蒼小敗宋色黃而赤黑小敗楚色赤黑小敗燕色黑黃小敗皆大角勝也  
 太白白比狼赤比心黃比參右肩青比參左肩黑比奎



大星色勝位

晉灼曰有色勝得位也

行勝色

晉灼曰太白行得

盡勝之

晉灼曰行應天度雖有色得位行盡勝之行重而色位輕星經傳得字作德

辰星

晉灼曰常以二月春分見奎曼五月夏至見東井

入以丑未二旬而入晨候之東方夕候之西方也

曰北方冬水知也聽也知虧

聽失逆冬令傷水氣罰見辰星出蚤為月食晚為彗星

及天秋一時不出其時不和四時不出天下大饑失其

時而出為當寒反温當温反寒當出不出是謂擊卒兵

大起與它星遇而闕天下大亂

晉灼曰祇星彗孛出於

房心間地動

填星

晉灼曰常以甲辰元始建斗之歲填行一宿二十八歲而周天也

曰中央季夏土

信也思心也仁義禮智以信為主貌言視聽以心為正



信也思心也仁義禮智以信爲主貌言視聽以心爲正  
故四星皆失填星廼爲之動填星所居國吉未當居而  
居之若已去而復還居之國得土不乃得女子當居不  
居旣已居之又東西去之國失土不乃失女不有土事  
若女之憂居宿父國福厚易福薄當居不居爲失填其  
下國可伐得者不可伐其贏爲王不寧縮有軍不復一  
日旣已居之又東西去之其國凶不可舉事用兵失次  
而上一舍二舍有土命不成不乃大水失次而下二舍  
有后感其歲不復不乃天裂若地動凡五星歲與填合  
則爲內亂與辰合則爲變謀而更事與焚惑合則爲饑



為旱與太白合則為白衣之會為水太白在南歲在北

名曰批杜晉灼曰歲陽也年穀大孰太白在北歲在

南年或有或亡災惑與太白合則為喪不可舉事用兵

與填合則為憂主尊卿與辰合則為北軍用兵舉事大

敗填與辰合則將有覆軍下師與太白合則為疾為內

兵辰與太白合則為變謀為兵憂凡歲災惑填太白四

星與辰鬪皆為戰兵不在外皆為內亂一曰火與水合

為淬晉灼曰火入水故曰淬也與金合為鑠不可舉事用兵土與金

合國亡地與木合則國饑與水合為雍沮晉灼曰沮音

性雍而潛土故曰雍沮一曰雍填也不可舉事用兵木與金合鬪國有內

雍沮一曰雍填也



亂同舍為合相陵為鬪二星相近者其殃大二星相遠

者殃無傷也從七寸以內必之韋昭曰必有禍也凡月食五星

其國皆亡李奇曰謂其國皆亡歲以饑災惑以亂填以殺太白

彊國以戰辰以女亂月食大角王者惡之凡五星所聚

宿其國王天下從歲以義從災惑以禮從填以重韋昭曰謂

以重從太白以兵從辰以法以法者以法致天下也三

星若合是謂驚立絕行晉灼曰有兵喪故其國外內有

兵與喪民人乏饑改立三公四星若合是謂大湯晉灼曰湯

德也其國兵喪並起君子憂小人流五星若合是謂易

行有德受慶改立王者掩有四方子孫蕃昌亡德受罰



離其國家滅其宗廟

晉灼曰宗祖廟也

百姓離去被滿四方五

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其事亦小也凡五星色皆圜白

為喪為旱赤中不平為兵青為憂為水黑為疾為多死

黃言皆角赤犯我城黃地之爭白哭泣之聲青有兵憂

黑水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安寧歌舞以行不見災

疾五穀蕃昌

凡五星

歲緩則不行急則過分逆則占

災感緩則不出急則不入違道則占

填緩則不建急則過舍逆則占

大曰緩則不出急則不入逆則占



太白緩則不出急則不入逆則占

辰緩則不出急則不入非時則占

五星不失行則年穀豐昌

凡以宿星通下之變者維星散句星信則地動

孟康曰散在尾

北韋昭曰信音申有星守三淵天下大水地動海魚出紀星散

者山崩不即有喪龜鼈星不居漢中川有易者辰星入

五車大水焚惑入積水水兵起入積薪旱兵起守之亦

然極後有四星名曰句星斗柄後有三星名曰維星散

者不相從也

孟康曰謂不復行久而聚也

三淵蓋五車之三柱也

曰柱音注天紀屬貫索積薪在北戌西北積水在北戌

解之法嘉靖八年刊



東北

角亢氐沈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江湖牽牛婺女揚

州虛危青州營室東壁并州奎婁胃徐州昂畢冀州觜

觿參益州東井輿鬼雍州柳七星張三河翼軫荊州甲

乙海外日月不占晉灼曰海外遠甲乙日時不以占之丙丁江淮海岱戊

巳中州河濟庚辛華山以西壬癸常山以北一曰甲齊

乙東夷丙楚丁南夷戊魏巳韓庚秦辛西夷壬燕趙癸

北夷子周丑翟寅趙卯鄭辰邯鄲巳衛午秦未申山甲

齊酉魯戌吳越亥燕代秦之疆候太白白占狼弧吳楚之

疆候熒惑占鳥衡燕齊之疆候辰星占虛危宋鄭之疆

候歲星占房心晉之疆未庚辰辰星占參罰及秦并吞三



候歲星占房心晉之疆亦候辰星占參罰及秦并吞三  
晉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國中國於四海內則在東南  
為陽陽則日歲星癸惑填星占於街南畢主之其西北  
則胡貉月氏旃裘引弓之民為陰陰則月太白辰星占  
於街北昴主之故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  
沒於彭海碣石是以秦晉好用兵孟康曰秦晉西南維  
之北為陰與胡貉引  
弓之民同復占太白太白天中國而胡貉數侵掠獨占  
辰星辰星出入趨疾常主夷狄其大經也

凡五星早出為贏贏為客晚出為縮縮為主人五星贏

縮必有天憲見拘

三篇第八十三

卷之三

三

三



太歲在寅曰攝提格歲星正月晨出東方石氏曰名監  
息在斗牽牛失次杓早水晚旱甘氏在建星婺女太初  
歷在營室東壁

在卯曰單闕二月出石氏曰名降入在婺女虛危甘氏  
在虛危失次杓有水災太初在奎婁

在辰曰執徐三月出石氏曰名青章在營室東壁失次  
杓旱早晚水甘氏同太初在胃昂

在巳曰大荒落四月出石氏曰名路躔在奎婁甘氏同  
太初在參罰

在午曰敦牂五月出石氏曰名啓明在胃昂畢失次



早早晚亦甘氏同太初在東井輿鬼

在未曰協洽六月出石氏曰名長烈在紫觜參甘氏在

參罰太初在注張七星

在申曰涪灘七月出石氏曰名天晉在東井輿鬼甘氏

在弧太初在翼軫

在酉曰雀路爾雅作靈八月出石氏曰名長壬在柳七星

張失次杓有女喪民疾甘氏在注張失次杓有火太初

在角亢

在戌曰掩茂九月出石氏曰名天睢在翼軫失次杓水

甘氏在七星翼太初在氏房心



在亥曰大淵獻十月出石氏曰名天皇在角亢始甘氏  
在軫角亢太初在尾箕

在子曰困敦十一月出石氏曰名天宗在辰房始甘氏  
同太初在建星牽牛

在丑曰赤奮若十二月出石氏曰名天皇在尾箕甘氏  
在心尾太初在箕女虛危甘氏太初歷所以不同者以  
星贏縮在前各錄後所見也其四星亦略如此

古歷五星之推亡逆行者至甘氏石氏經以熒惑太白  
爲有逆行夫歷者正行也古人有言曰天下太平五星  
循度亡有逆行日不食朔月不食望夏氏日月傳曰日

月食盡主位也不盡臣位也星傳曰日者德也月者刑



月食盡主位也不盡臣位也星傳曰日者德也月者刑也故曰日食修德月食修刑然而歷紀推月食與二星之逆亡異熒惑主內亂太白主兵月主刑自周室衰亂臣賊子師旅數起刑罰失中雖其亡亂臣賊子師旅之變內臣猶不治四事猶不服兵革猶不寢刑罰猶不錯故二星與月為之失度三變常見及有亂臣賊子伏尸流血之兵大變乃出昔石氏見其常然因以為紀皆非正行也詩云彼月而食則惟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詩傳曰日食若常也瓦之日食猶常也日食則不臧矣謂之小變可也謂之正行葬也故熒惑必行十六舍去



日遠而顛恣太白出西方進在日則氣感乃逆行及月必食於望亦誅也

國皇星大兩赤狀類南極所出其下定兵兵彊其衝不

利孟康曰歲星之精散所為也五星之精散為六十四變也記不盡也

昭明星大而白無角乍上乍下所出國起兵多變孟康曰形如三足几几上有九等止向焚或之精也

五殘星出正東東方之星其狀類辰去地可六丈大而

黃孟康曰星表有青氣如暈有毛此與星之精

六賊星出正南南方之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動有

光孟康曰形如華芒九角太白之精

光孟康曰形如華芒九角太白之精

星出正西西方之星去地可六丈大而白顛太白



司詭星出正西西方之星去地可六丈大而白類太白

孟康曰星大而有一星兩角變感之精也

咸漢星出正北北方之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動察

之中青孟康曰一名欽漢星青中赤表下有三星從黃赤四星之精也此四星所出非

其方其下有兵衝不利

四填星出四隅去地可四丈地維藏光亦出四隅去地

可二丈若月始出所見亦有亂者亡有德者昌

燭星狀如太白其出也不行見則滅所燭城邑孟康曰星

上有二星上出如星并星如雲非雲名曰歸邪李奇曰邪音地

孟康曰星有兩赤星歸邪出必有歸國者星者金之



散氣其本曰人五康曰星在也金石生人與星氣有厚也星衆國言少則

凶虞者亦合散氣其本曰水星多水少則旱孟康曰

也水生於金多其大經也

天鼓有音如雷非雷音在地而下及地其所住者兵發

其下

天狗狀如犬流星西康曰星有足旁有彗下有聲其下

止地類狗所墜及望之如火光亦太白之精中天其下圍如數

頃田處上銳見則有黃色千里破軍殺將

格澤者如炎火之狀黃白起地而上下大上銳其見也

不種而獲不有土功必有大害



崇尤之旗類彗而後曲象旗孟康曰焚感之精也

始見則王者征伐四方旬始出於北斗旁狀如雄雞其

怒青黑色象伏李奇曰怒當言帑晉灼曰帑暉也或曰怒則色青宋均曰怒謂芒角刺出

在矢狀類大流星地行而倉黑望如有毛目然

長庚廣如一匹布著天此星見起兵星碌至地則石也

如淳曰碌亦墜也天曜而見景星孟康曰曜精明也有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中有兩

黃星青方中有一黃星凡二星合為景星也

景星者德星也其狀無常常出於有道之國日有中道

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一曰光道光道北至東井去北

極近南至牽牛去北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夏至



至於夏井先近極故晷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尺五寸八分冬至遠極故晷長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丈三尺一寸四分春秋分日至晷角去極中而晷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七尺三寸六分此日去極遠近之差晷景長短之制也去極遠近難知要以晷景晷景者所以知日之南北也日陽也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陽勝故為溫暑陰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陰勝故為涼寒也故日進為暑退為寒若日之南北失節晷過而長為常寒退而短為常燠此寒燠之表也故曰為寒暑一曰晷長為潦短為旱奢為扶

鄭氏曰扶當為蟠齊



魯之問聲如醜醜扶聲近蟠止不行也扶者邪臣進而

正臣疏君子不足效人有餘月有九行者黑道二出黃

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

道東立春春分月東從青道立秋秋分西從白道立冬

冬至北從黑道立夏夏至南從赤道然用之一决房中

道。宋祁曰朱子文云房字當作於字蓋言月之行其

道多然此言於日之所行爲中道曰五星皆隨之也中道爲允青赤出陽道

白黑出陰道若月失節度而妄行出陽道則旱風出陰

道則陰雨凡言行急則日行疾君行緩則日行遲日行

不可指而知也故以二至二分之星爲候日東行星西



轉冬至昏奎八度中夏至氏十三度中春分柳一度中  
秋分牽牛二度七分中此其正行也日行疾則星西轉  
疾事執然也故過中則疾君行急之感也不及中則遲  
君行緩之象也至月行則以晦朔決之日冬則南夏則  
北冬至於牽牛夏至於東井日之所行為中道月五星  
皆隨之也箕星為風東北之星也東北地事天位也孟  
曰東北陽日月五星起於牽牛女為天  
位坤在西南紐於陽為地統故為地事  
故易曰東北喪  
朋及巽在東南為風風陽中之陰大臣之象也其星軫  
也月去中道移而東北入箕若東南入軫則多風西方  
為雨雨少陰之位也月失中道移而西入畢則多雨故



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言多雨也星傳日月入畢則  
將相有以家犯罪者言陰盛也書曰星有好風星有好  
雨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言失中道而東西也故星傳曰  
月南入牽牛南戒民間疾疫月北入太微出坐北若犯  
坐則下人謀上一日月為風雨日為寒溫冬至日南極  
晷長南不極則溫為害夏至日北極晷短北不極則寒  
為害故書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政治變於下日  
月運於上矣月出房北為雨為陰為亂為兵出房南為  
旱為天喪水旱至衝而應及五星之變必然之効也兩  
軍相當日暈等力均厚長大有勝薄短小亡慶畫抱大



破亡抱為和昔為不和為分離相去直為自立立兵破

軍若曰殺將抱且戴有喜圍在中中勝在外外勝青外

赤中以和相去赤外青中以惡相去氣量先至而後去

居軍勝先至先去前有利後有病後至後去前病後利

後至先去前後皆病居軍不勝見而去其後發疾雖勝

亡功見半日以上功太白垂屈短上下銳李奇曰屈或

短而直者或有者下大流血日暈制勝近期三十日遠

日短屈之虹期六十日其食食所不利復生生所利不然食盡為土

位以其直及日所躔加日時用名其國凡望雲氣仰而

望之三四百里平望在桑榆上千餘里二千里登高

望之下屬地者居二千里雲氣有戰居上者勝自華以



望之下屬地者居三千里雲氣有戰居上者勝自華以  
南氣下黑上赤嵩高三河之郊氣正赤常山以北氣下  
黑上青勃碣海岱之間氣皆黑江淮之間氣皆白徒氣  
白土功氣黃車氣乍高乍下往往而聚騎氣卑而布卒  
氣搏如淳曰搏專也音徒端反前卑而後高者疾前方而後高者銳  
後銳而卑者卻其氣平者其行徐前高後卑者不止而  
反氣相遇者卑勝高銳勝方氣來卑而循車道者不過  
三四日去之五六里見氣來高七八尺者不過五六日  
去之十餘二十里見氣來高丈餘二丈者不過三四十  
日去之五六十里見捎雲精白者其將悍其士怯其大



根而前絕遠者戰精白其芒低者戰勝其前赤而印者  
戰不勝陳雲如立垣杼雲類杼柚雲搏而端銳杓雲如  
繩者居前竟天其半半天蜺雲者類鬪旗故銳鉤雲句  
曲諸此雲見以五色占而澤搏密其見動人迺有占兵  
必起占鬪其直正朔所候決於日旁日旁雲氣人主象  
皆如其形以占故北夷之氣如羣畜穹閭南夷之氣類  
舟船幡旗大水處敗軍場破國之虛下有積泉金寶上  
皆有氣不可不察海旁蜃氣象樓臺廣榭氣成宮闕然  
雲氣各象其山川人民所聚積故候息耗者入國邑視  
封疆田疇之整治城郭室屋門戶之潤澤次至車服宮



產精華實息者吉虛耗者凶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

紛紛蕭索輪困是謂慶雲慶雲見喜氣也若霧非霧衣

冠不濡見則其城被甲而趨夫雷電赧重辟歷夜明者

陽氣之動者也春夏則發秋冬則臧故候書者亡不司

天開縣物孟康曰謂天裂而見地動圻絕山崩及陞川

塞谿垵蘇林曰垵音伏伏流也水澹地長澤竭見象城

郭門閭閻息臺枯宮廟廊第人民所次各言俗車服觀民

飲食五穀草木觀其所屬倉府廩庫四通之路六畜禽

獸所產去就魚鼈鳥鼠觀其所處是哭若譁與人逢還

訛言誠然凡候歲美惡謹候歲始歲始或冬至且產氣



始萌臘明日人衆卒歲壹令飲食發陽氣故曰初歲正

月旦王者歲首立春四時之始也四始者候之目而漢

魏鮮集臘明正月旦決八風孟康曰魏鮮人姓名風從南大

旱西南小旱西方有兵西北戎叔孟康曰戎叔胡小豆也為成也

雨趣兵北方為中歲東北為上歲東方大水東南民有

疾疫歲惡故八風各與其衝對課多者為勝多勝少父

勝亟疾勝徐旦至食為麥食至日跌為稷跌至晡為黍

晡至下晡為叔下晡至日入為麻欲終日有雲有風有

日當其時深而多實亡雲有風日當其時淺而少實有

雲風亡日當其時深而少實有日亡雲不風當其時者

家有成如食頂小致執五斗米頂大收風每也育寒



稼有敗如食頃小敗孰五斗米頃大敗風復起有雲其

稼復起各以其時用雲色占種所宜雨雪寒歲惡是

光明聽都邑人民之聲聲官則歲美吉商有兵徵旱

水角歲惡或從正月旦比數雨率日食一升至七升而

極孟康曰正月十日雨而民有一升之食二日過之不

占數至十二日直其月占水旱孟康曰一日為其環域

千里內占即為天下候竟正月孟康曰月三十日周天

天月所離列宿日風雲占其國然必察太歲所在金穰

水毀木饑火旱此其大經也正月上甲風從東方來宜

蠶從西方來若旦有黃雲惡冬至短極縣土炭孟康曰



三日既上土炭於衡西端雖重通均冬至而陽氣至則炭  
 重夏至陰氣至則上重晉灼曰秦憲律歷記候鐘律應  
 土炭冬至陽氣應黃通通土炭輕而衡仰夏至陰  
 氣應焚賓通土炭重而衡俯進退先後五日之中炭動  
 麋鹿解角蘭根出泉水歸路以知日至要決晷景夫天  
 運二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年大變三大變一紀  
 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日食  
 三十六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者各一  
 當是時禍亂輒應周室微弱上下交怨殺君三十六亡  
 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自是  
 之後衆暴寡大并小秦楚吳粵夷狄也為疆伯田氏莫  
 齊三家分晉並為戰國爭於攻取兵革遞起城邑數



因以饑饉疾疫愁苦臣主共憂患其察機祥候星氣尤

急如淳曰呂氏春秋荆人鬼越人近世十二諸侯七國

相王言從橫者繼踵而占天文者因時務論書傳故其

占驗鱗雜米鹽亡可錄者周卒為秦所滅始皇之時十

五年間彗星四見久者八十日長或竟天後秦遂以兵

內兼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又熒惑守心及天市

芒角色赤如雞血始皇既死適庶相殺二世即位殘骨

肉戮將相太白彗經天因以張楚並興兵相踰籍蘇林曰

音秦遂以亡項羽救鉅鹿在矢西流在矢所觸天下之

所伐射滅亡象也物莫直於矢今蛇行不能直而在者



執矢者亦不正以象項羽執戟亂也羽遂合從阮秦人  
屠咸陽凡存矢之流以亂伐亂也

漢元年十月五星聚于東井以歷推之從歲星也

李奇曰歲

星得其正慶其四星隨此常正行故曰從也孟康曰歲星先至先至為主也。劉歆曰按歷太白辰星去日率

不能一兩次耳今十月而從歲星於東井非也然則五星以秦之十月聚東井耳秦之十月今七月日當在鶉

尾故太白辰星得歲歲星也此高皇帝受命之符也故客謂張耳曰

東井秦地漢王入秦五星從歲星聚當以義取天下秦

王子嬰降於枳道漢王以屬吏寶器婦女亡所取閉宮

封門還軍次于霸上以候諸侯與秦民約法三章民亡

不歸心者可謂能行義矣天之所予也五年遂定天下

則市位此明歲星之出宗義東井為秦之地明効也



即帝位此明歲星之崇義東井為秦之地明効也

三年秋太白出西方有光幾中晉灼曰幾中乍北乍南近踰身也

過期迺入辰星出四孟是時項羽為楚王而漢已定三

秦與相距滎陽太白出西方有光幾中是秦地戰將勝

而漢國將興也辰星出四孟易王之表也後二年漢滅

楚

七年月彙圍參畢七重占曰畢昴間天街也街北胡也

街南中國也昴為匈奴參為趙畢為邊兵是歲高皇帝

自將兵擊匈奴至平城為冒頓單于所圍七日迺解

十二年春彗惑守心李奇曰心為天王也四月宮車晏駕應劭曰天子當



晨起早作而方崩殞故稱晏駕云昭曰凡初崩為晏駕者臣子之心猶謂官車當駕而出耳

孝惠二年天開東北廣十餘丈長二十餘丈地動陰有

餘天裂陽不足皆下盛彊將害上之變也其後有呂氏

之亂

孝文後二年正月壬寅天機夕出西南孟康曰歲星之精占曰

為兵喪亂其六年十一月匈奴入上郡雲中漢起二軍

以衛京師其四月乙巳水木火三合於東井占曰外內

有兵與喪改立王公東井秦也八月天狗下梁壑是歲

誅反者周殷長安市其七年六月文帝崩其十一月戊

戌土水合於危占曰為雍沮所當之國不可舉事用兵

必及其殃一曰將覆軍名也齊也其七月火東行于岳陽



必受其殃一曰將覆軍危齊也其七月火東行行畢陽  
環畢東北出而西逆行至昴即南迺東行占曰為喪死  
寇亂畢昴趙也

孝景元年正月癸酉金水合於婺女占曰為變謀為兵  
憂婺女粵也又為齊其七月乙丑金木水三合於張占  
曰外內有兵與喪改立王公張周地今之河南也又為  
楚其二年七月丙子火與水晨出東方因于斗占曰其  
國絕祀至其十二月水火合於斗占曰為卒不可舉事  
用兵必受其殃一曰為北軍用兵舉事大敗斗吳也又  
為粵是歲彗星出西南其三月立六皇子一為王王淮陽



汝南河間臨江長沙廣川其三年吳楚膠西膠東淄川  
濟南趙七國反吳楚兵先至攻梁膠西膠東淄川三國  
攻圍齊漢遣大將軍周亞夫等戍止河南以候吳楚之  
敵遂敗之吳王亡走粵粵攻而殺之平陽侯敗二國之  
師于齊咸伏其首齊王自殺漢兵以水攻甯城城壞王  
自殺六月立皇子二人楚元王子一人爲王王膠西中  
山楚徙濟北爲淄川王淮陽爲魯王汝南爲江都王七  
月兵罷天狗下土口爲破軍殺將狗又守禦類也天狗所  
降以戒守禦吳楚攻梁梁堅城守遂伏尸流血其下  
三年填星在婁幾入還居奎奎魯也占曰其國得地爲



得填是歲魯爲國

四年七月癸未火入東井行陰又以九月己未入輿鬼  
戊寅出占曰爲誅罰又爲火災後二年有栗氏事其後  
未央東闕災

中元年填星當在紫艸參去居東井占曰亡地不迺有  
女憂其三年正月丁亥金木合於紫艸爲白衣之會三  
月丁酉彗星夜見西北色白長丈在紫艸旦去益小十  
五日不見占曰必有破國亂君伏死其辜紫艸梁也其  
五月甲午金木俱在東井戊戌金去木留守之二十日  
占曰傷成於戊木爲諸侯誅將行於諸侯也其六月壬



戊蓬星見西南在房南去房可二丈大如一斗器色白  
癸亥在心東北可長丈所甲子在尾北可六丈丁卯在  
箕北近漢稍小且云時大如桃壬申去凡十日占曰蓬  
星出必有亂臣房心關天子宮也是時梁王欲為漢嗣  
使人殺漢爭臣袁盎漢按誅梁大臣斧戊周梁王恐懼  
布車入關伏斧戊謝罪然後得免

中三年十一月庚午夕金火合於虛相去一寸占曰為  
鏢為喪虛齊也

四年四月丙申金木合於東井占曰為白衣之會并秦  
也其五年四月乙巳水火合於參占曰國不吉參梁也

其六年四月梁孝王死五月城陽王齊僖王死六月日成



其六年四月梁孝王死五月城陽王濟陰王死六月成陽公主死出入三月天子四衣白臨邸第

後元年五月壬午火金合於輿鬼之東北不至柳出輿鬼北可五寸占曰爲樂有喪喪鬼秦也丙戌地大動鈴鈴然民大疫死棺貴至秋止

孝武建元三年二月有星孛于注張歷太微于紫宮至于天漢春秋星孛于北斗齊魯晉之君皆將死亂今星孛歷五宿其後濟東膠西江都王皆坐法削黜自殺淮陽衡山謀反而誅

三年四月有星孛于天紀至織女占曰織女有女變天



紀為地震至四年十月而地動其後陳皇后廢六年熒  
惑守壘鬼占曰為火變有喪是歲高園有火災竇太后  
崩元光元年六月客星見于房占曰為兵起其二年十  
一月單于將十萬騎入武州漢遣兵三十餘萬以待之  
元光中天星盡搖上以問候星者對曰星搖者民勞也  
後伐四夷百姓勞于兵革

元鼎五年太白入于天苑占曰將以馬起兵也一曰馬  
將以軍而死耗其後以天馬故誅大宛馬大死於軍

元鼎中熒惑守南斗占曰熒惑所守為亂賊喪兵守之  
又其國絕祀南斗越分也其後越王和呂嘉殺其王及太



后漢兵誅之滅其國元封中星孛于河戍占曰南戍爲  
越門北戍爲胡門其後諸侯兵擊拔朝鮮以爲樂浪玄菟  
郡朝鮮在海中越之象山也居北方胡之域也

太初中星孛于招搖星傳曰客星守招搖蠻夷有亂民  
死君其後漢兵擊大宛斬其王招搖遠夷之分也

孝昭始元中漢宣者梁成恢及燕王候星者吳莫如見  
蓬星出西方天南東門行過河鼓入營室中祏曰蓬星  
出六十日不出三年下有亂臣戮死於市後太白出西  
方下行一舍復上行二舍而下去太白主兵上復下將  
有殺死者後太白出東方入咸池東下入東井人臣不



忠有謀上者後太白入太微西藩第一星北出東藩第一星北東下去太微者天廷也太白行其中宮門當閉  
太將被甲兵邪臣伏誅焚惑在婁逆行至奎法曰當有  
兵後太白入昴莫如曰蓬星出西方當有大臣殺死者  
太白星入東井太微拜出東門漢有死將後焚惑出東  
方守太白兵當起土人不勝後流星下燕萬載宮極東  
去李奇曰極星梁也三輔周名為極或曰極棟也三輔  
間名棟為極星極東去也延篤謂之堂前闌楯也  
法曰國恐有誅其後左將軍桀驃騎將軍安與長公主  
燕刺王謀作亂咸伏其辜兵誅烏桓

元鳳四年九月客星在紫宮中斗樞極間占曰



五年六月發二輔郡國少年詣北軍五年四月燭星見  
奎婁間占曰有土功胡人死邊城和其六年正月築遼  
東玄菟城二月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

元平元年正月庚子日出時有黑雲狀如炎風亂鬢音舜  
轉出西北東南行轉而西有頃亡占曰有雲如衆風是  
謂風師法有大兵其終只起烏孫五將征匈奴

二月甲申晨有大星如月有衆星隨而西行元西將雲  
如狗赤色長尾二枚夾漢西行大星如月大臣之象衆  
星隨之衆皆隨從也天文以東行爲順西行爲逆此大  
臣欲行權以安社稷上曰太白散爲天狗爲卒起卒起



見禍無時巨運柄祥雲為亂君到其四月昌邑王賀行  
淫辟立二十七日大將重霍光白皇太后廢賀

三月丙戌流星出翼軫東北于太微入紫宮始出小旦  
入大有光入有頃聲如雷三鳴止占曰流星入紫宮天

下大凶其四月癸未宮車晏駕

孝宣本始元年四月壬戌甲夜辰星與參出西方其二

年七月辛亥夕辰星與翼出皆為蚤占曰大臣誅其後

災惑守房之鉤鈴鉤鈴天子之御也晉灼曰上言房為天駟其陰右驂旁

有一星曰鈴故曰天子御也占曰不太僕則奉車不黜即死也房心

天子宮也房為將相心為子屬也其地宋今楚彭城也

四年七月甲辰辰皇在翼月犯之



四年七月甲辰辰皇在翼月犯之。宋本曰翼占曰兵

起上卿死將相也是日熒惑入輿鬼天質占曰大臣有

誅者名曰天賊在大人之側

地節元年正月戊午乙夜月食熒惑孟康曰凡星入月

月奄星星滅熒惑在角亢占曰憂在宮中非賊而盜也

有內亂讒臣在旁辛酉熒惑入氐中氐天子之宮熒

惑入之有賊臣其六月戊戌甲夜客星又居左右角間

東商指長可二尺色白占曰有姦人在宮廷問其丙寅

又有客星見貫索東北南行至七月癸酉夜入天市芒

炎東南指其色白芒曰有戮卿一曰有戮王漢晉一年



遠二年是時楚王延壽謀逆自殺

四年故大將軍霍光夫人顯將軍霍禹范明友奉車霍山反諸昆弟賓婚爲侍中諸曹九卿郡守皆謀反咸伏其事

黃龍元年三月客星居王梁東北可九尺長丈餘西指出閣道間至紫宮其十二月宮車晏駕

元帝初元元年四月客星大如瓜色青白在南斗第二星東可四尺占曰爲水飢其五月勃海水大溢六月關東大飢民多餓死琅邪郡人相食

二年五月客星見昴分居卷舌東可五尺青白色炎長



三寸占曰天下有妄言者其十一月鉅鹿都尉謝君男

詐為神人論死父免官

孟康曰此姓謝名君男者兒也不記其姓名直言男耳

五年四月彗星出西北赤黃色長八尺所後數日長丈餘東北指在參分後二歲餘西羌反

孝成建始元年九月戊子有流星出文昌色白光燭地長可四丈大一圍動搖如龍地形有頃長可五六丈大四圍所誦折委曲貫紫宮西在斗西北子亥間後誦如環北方不合留一刻所占曰文昌為上將貴相是時帝舅三鳳為大將軍其後宣帝舅子王商為丞相皆貴重任政鳳姪商譖而罷之商自殺親屬皆廢黜



四年七月熒惑踰歲星居其東北半寸所如連李時歲

星在鬪星西四尺所熒惑初從畢口大星東東北往數

日至往疾去遲占曰熒惑與歲星鬪有病君飢歲至河

平元年三月旱傷麥民食榆皮二年十二月壬申太皇

太后避時昆明東觀如淳曰食貨志武帝修昆明池列觀環之或曰即病謝君男故避其

時。劉放曰謝君男死在初元二年太后避時乃河平

四年十一月乙卯月食填星星不見時在輿鬼西北八

九尺所占曰月食填星流民千里河平元年三月流民

入函谷關

河平二年十月下旬填星在東井軒轅南端大星尺餘

歲星在其西北尺所熒惑在東井南端大星尺餘



歲星在其西北一尺所熒惑在其西北二尺所皆從西方  
來填星貫輿鬼先到歲星次熒惑亦貫輿鬼十一月上  
旬歲星熒惑西去填星皆西北逆行占曰三星若合是  
謂驚位是謂絕行外內有兵與喪敗立王公其十一月  
丁巳夜郎王歆大逆不道祥柯太守立捕殺歆

三年九月甲戌東郡莊平男子侯母辟兄弟五人羣黨

為盜

劉歆  
其乃甚

攻燔宮寺縛縣長吏盜取印綬自稱將

軍三月辛卯左將軍千秋卒右將軍史丹為左將軍四  
年四月戊申梁王賀薨

陽朔元年七月壬子月犯心星占曰其國有憂若有大



喪房心爲宋今楚地十一月辛未楚王友薨

四年閏月庚午飛星大如缶出西南入斗卜占曰漢使  
匈奴明年鴻嘉元年正月匈奴單于雕陶莫皋死五月  
甲午遣中郎將楊興使弔

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東方有赤色大三四圍長二三  
丈索索如樹南方有大四五圍下行十餘丈皆不至地  
滅占曰東方客之變氣狀如樹木以此知四方欲動者  
明年十二月己卯尉氏男子樊並等謀反賊殺陳留太  
守嚴普及吏民出囚徒取庫兵劫略令丞自稱將軍皆  
誅死庚子山陽鐵官亡徒蘇令等殺傷吏民篡出囚徒



取庫兵聚黨數百人爲大賊踰年經歷郡國四十餘一日有兩氣同時起並見而並令等同月俱發也

元延元年四月丁酉日鋪時天暝晏殷殷如雷聲有流星頭大如缶長十餘丈皎然赤白色從日下東南去四面或大如盂或如雞子燿燿如雨下至昏止郡國皆言星隕春秋星隕如雨爲王者失執諸侯起伯之異也其後王莽遂顛國柄王氏之興萌於成帝時是以有星隕之變後莽遂篡國

綏和元年正月辛未有流星從東南入北斗長數十丈二刻所息占曰大臣有繫者其年十一月庚子定陵侯



淳于長坐執左道下獄死

二年春樊惑守心二月乙丑丞相翟方進欲塞災異自  
殺三月丙戌宮車晏駕

哀帝建平元年正月丁未日出時有著天白氣廣如一  
匹布長十餘丈西南行謹如雷西南行一刻而止名曰  
天狗傳曰言之不從則有大禍詩妖到其四年正月二  
月三月民相驚動謹謹奔走傳行詔籌祠西王母又曰  
從日人當來

建平元年十二月白氣出西南從地止至天出參下晉  
天廁廣如一匹布長十餘丈十餘日去占曰天子有陰



病其三年十一月壬子太皇太后詔曰皇帝寬仁孝順  
奉承聖緒靡有解怠而又病未瘳夙夜惟思殆繼體之  
君不宜改作春秋大復古其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如  
故

二年二月彗星出牽牛七十餘日傳曰彗所以除舊布  
新也牽牛日月五星所從起歷數之元三正之始彗而  
出之改更之象也其出久者爲其事大也其六月甲子  
夏賀良等建言當改元易號增漏刻詔書改建平二年  
爲太初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刻漏以百二十爲  
度八月丁巳悉復蠲除之賀良及黨與皆伏誅流放其



後卒有王莽篡國之禍

元壽元年十一月歲星入太微逆行于右執法占曰大臣有憂執法者誅若有罪二年六月戊寅高女侯董賢免大司馬位歸第自殺

天文志第六終

前漢書二十六













浙江圖書館善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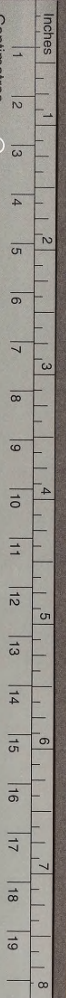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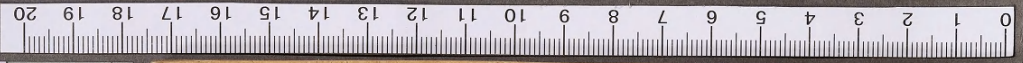
甲登記號：003187

一九 年 月 日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